

新 中 學 文 庫
晚 明 小 品 文 選

第 四 冊

朱 劍 心 選 註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本讀充補文國學中

集一第

選文品小明晚

册四第

註選心劍朱

者編主

軸寄張 音餞丁 五雲王

行發館書印務商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五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二月三版

* 版 翻 *
* 所 印 *
* 有 必 *
* 究 *

中學國文補充
讀本第一集
晚明小品文選四冊

每部定價國幣陸元伍角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89693.1)

選註者

朱劍

心

主編者

丁王 雲 張寄

管 五 岫

發行人

朱經 上海河南中路

農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廠

發行所

各商務印書館

館

(本書校對者章德宣)

卷八 書簡

與馬策之

徐渭

髮白齒搖矣，猶把一寸毛錐，走數千里道，營營一冷坑上；此與老牯踉蹌以耕，拽犁不動，而淚漬肩瘡者，何異？噫！可悲也！每至菱笱候，必兀坐神馳，而尤搖搖者，策之之所也。廚書幸爲好收藏，歸而尙健，當與吾子讀之也。

與兩畫師

徐渭

奇峯絕壁，大水懸流，怪石蒼松，幽人羽客，大抵以墨汁淋漓，煙嵐滿紙，曠如無天，密如無地，爲上。

百叢媚萼，一榦枯枝，墨則雨潤，彩則露鮮，飛鳴棲息，動靜如生，悅性弄情，工而入逸，斯爲妙品。

答李惟寅

屠隆

含香之署，如僧舍，沈水一爐，丹經一卷，日生塵外之想。蘭省①簿牘，有曹長主之，了不關白。②居然雲水閒人。獨畏騎款段③出門，捉鞭懷刺，回颺薄人，吹沙滿面；則又密想江南之青谿碧石，以自愉快。吾面有回颺吹沙，而吾胸中有青谿碧石，其如我何？每當馬上，千騎颺沓，堀堞④紛輪，僕自消搖仰視雲空，寄興寥廓，踟躕少選⑤而詩成矣。

五鼓入朝，清霧在衣，月暎宮樹。下馬行輦道，經御溝，意興所到，神遊仙山，托詠芝朮。身穿朝衣，心在煙壑，旁人徒得其貌，不得其心，以爲猶夫宰官也。江南神皋秀壤⑥，多自左掖門⑦下題成。

足下住秦淮⑧，渡口煙銷月出，水綠霞紅，距風沙之地萬里，而書來恁條，殊不自得，何也？大都士貴取心冥境，不貴取境冥心。此中蕭然，則塵壇自寓。

清虛；內境煩囂，則幽居亦有龐雜。足下以爲然否？

鄒爾瞻①以言事忤明主，又有秣陵②之行。此君清身直道，有國之寶也，足下當與朝夕。

嘉晨芳甸，條風駘宕③，南睇美人④，胸如結矣。

①蘭省，卽蘭臺。漢藏祕書之宮觀，以御史中丞掌之，故御史府亦稱蘭臺寺。②關白，言事也。漢

書：「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天子。」③款段，後漢書：「乘下澤車，御款段馬。」注：「款猶

緩也，言形段遲緩也。」④堀堞，音窟顛，風動塵也。文選宋玉賦：「堀堞揚塵。」⑤少選，須臾

也。呂氏春秋：「少選發而視之。」⑥神皋秀壤，謂靈秀之地。⑦掖門，非正門而在兩旁者，曰

左右掖門，言如人之肘腋也。⑧秦淮，水名，在江寧縣境，秦時所鑿，故名。⑨懔懔，憂鬱也。⑩

鄒爾瞻，名元標，吉水人，舉萬曆進士，累官至刑部右侍郎，立朝以方嚴見憚，晚節務爲和易，以忤

魏忠賢去官。卒諡忠介。⑪秣陵，卽今江寧縣。⑫條風，東北風也。見山海經注。駘宕，景色舒放

之貌。謝朓詩：「春物方駘宕。」⑬美人，以喻佳士，卽指惟寅。

在京與友人

屠隆

燕市帶面衣，○騎黃馬，風起飛塵滿衢陌，歸來下馬，兩鼻孔黑如煙突。
馬屎利沙土，雨過淖灣。○沒鞍膝。百姓競策蹇驢，與官人肩相摩。大官傳呼來，則疾竄避委巷不及，狂奔盡氣，汗流至踵。此中況味如此，遙想江村夕陽，漁舟投浦，返照入林，沙明如雪，花下曬網罟，酒家白板青帘，○掩映垂柳，老翁挈魚提甕出柴門，此時偕三五良朋，散步沙上，絕勝長安騎馬衝泥也。

○面衣，本爲女子遠行乘馬之用，見事物原始。晉書惠帝紀：「帝行次新安，寒甚，尙書高光進面衣。」則男子亦有用者。
○淖灣，猶泥灣也。楊載詩：「長衢方淖灣，山水亦風波。」
○青帘，酒旗也。鄭谷詩：「青帘認酒家。」

歸田○與友人

屠隆

一出大明門，與長安隔世，夜臥絕不作華清馬蹄夢。○家有採芝堂，堂後

有樓三間，雜植小竹樹，臥房廚竈，都在竹間。枕上常聽啼鳥聲。宅西古桂二章，百數十年物，秋來花發，香滿庭中。隙地鑿小池，栽紅白蓮。傍池桃樹數株，三月紅錦映水，如阿房迷樓。○萬美人盡臨妝鏡，又有芙蓉蓼花，令秋意瑟。更喜貧甚道民，景態清冷，都無吳越間士大夫家華豔氣。

○歸田言致仕也，取歸治田畝之意。

○華清，唐宮殿名，在陝西臨潼縣南驪山上。此泛指，意謂

不作京華塵土之夢。

○阿房，宮名，秦始皇建。迷樓，古今詩話：「煬帝時，新宮既成，帝幸之，曰：使

真仙遊此，亦當自迷，乃名迷樓。」

答岳石帆○

湯顯祖

兄書謂弟不知何以輒爲世疑，正以疑處有佳。若都爲人所了，趣義何云？似弟習氣矯厲，蚩蚩○者故當忘言；卽世喜名好事之英，弟亦敬之，未能深附也。往往得其疑，世疑何傷？當自有不疑於行者在。

○岳元聲，字之初，號石帆，嘉興人，萬曆進士，累官至南兵部侍郎。劾魏忠賢不法事，罷歸。○蚩蚩，敦厚貌。詩：「氓之蚩蚩。」

與岳石梁

湯顯祖

石梁過我，風雨黯然。酒頻溫而易寒，燭累明而似暗。二十餘年昆弟道義，骨肉之愛，半宵傾盡。明日送之郡西章渡，險而汔濟。○兩岸相看，三顧而別，知九月當更盡龍沙。○之概。見石梁如見石帆，終不能了我見石帆之願也。

○汔，幾平也，句謂險而幾及於渡也。

○龍沙，地名，爲塞外通稱。不知是否指此，抑另一地名。

復吳用修

黃汝亨

懷足下意，非楮墨可了；彼此窮愁，亦復默會。姑與足下陳說兩境：

泉聲咽石，月色當戶；修竹千竿，芭蕉一片；或探名理，時對佳客；清曠則弟

蓄嵇阮，○飛揚則奴隸原嘗；○蕭然四壁，傲睨○千古；此一境也。

采薇④頗艱，辟糶⑤不易，內窘中饋⑥之奉，外虛北海之尊⑦，更復好義，先人守雌⑧去道，食指⑨如林，多口若棘⑩，風雅之趣既滅，往來之禮務苛，此又一境也。

兩境迭進，終歸擾擾，半是阿堵⑪小賊，坐困英雄耳。吾與足下俱不免，故敢及之，此未可示俗客也。

①糶阮，謂糶康阮籍。

②原嘗，謂平原君孟嘗君。

③傲睨，倨傲傍視，目空一切也。

④伯夷叔

齊不食周粟，居首陽山，采薇而食。

⑤陳仲子，戰國齊人。其兄戴爲齊卿，仲子以爲不義，適楚，居

於陵，自謂於陵仲子。身織屨，妻辟纊，以易衣食。⑥中饋，言婦人在家，主飲食之事。易：「无攸遂，在中饋。」⑦北海，指孔融。融，東漢獻帝時爲北海相，嘗自謂：「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

憂矣。

⑧守雌，老子：「知其雄，守其雌。」吳澄注：「雄謂剛強，雌謂柔弱。」⑨食指，以喻人口。

⑩棘，刺也。⑪阿堵，指錢而言。世說：王夷甫口未嘗言錢，婦欲試之，令婢以錢繞床，不得行。夷

甫晨起見錢呼婢曰：「舉卻阿堵物。」按阿堵，本當時俗語，猶言這箇；後因王夷甫嘗以爲錢之別稱耳。

與吳子野

黃汝亨

乍驚鵲起，①復羞牛後，②恐足下喜心未倒也。明年夏可得一令，今秋計乞一差南還。居京師無佳事可爲，惟有「折腰卷舌，冥心柔骨」八字可行，皆非木強③所堪。至於耳目化爲長班，④資糧捐之簿分，⑤金谷亦竭，⑥塵甑⑦何爲？如足下所爲荷鋤東皋，⑧散髮⑨北牕，皆有道無懷之民，⑩豈長安貴人所得與聞？素履此境者，當知僕言不謬耳。

允文酒興何似？孟孺筆墨定佳。寄聲千萬！

①鵲起，本謂遠引之速也。文選注引莊子：「君子之居世也，得時則義行，失時則鵲起。」今稱乘時而起曰鵲起。
②牛後，譏服從他人也。國策：鄙諺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史記正義解爲

雞口雖小猶進食，牛後雖大乃出糞。③八字言爲官者卑躬屈節，拊口絕想也。④木強，不和

柔也。漢書：「周昌，木強人也。」⑤長班，舊時北京供役於各省會館者，曰長班。野獲編：「拜客

則皆出長班授意。」⑥簿分，謂禮分餽遺也。⑦金谷，晉石崇園名。此喻富如金谷，亦有盡時。

⑧麇餽，謂餽中生麇，言其窮也。後漢書范史雲傳：范冉，字史雲，桓帝時爲萊蕪長，遭母喪，不到

官。所止單漏，有時絕粒。閩里歌之，歌曰：「餽中生麇，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⑨東臯，滯岳

秋興賦：「耕東臯之沃壤兮。」文選注：「水田曰臯，東者取其春意。」⑩散髮，解冠隱居之意。

南史虞玩之傳：「虞公散髮海隅。」⑪有道，論語：「就有道而正焉。」注：「有道，有道德者。」

無懷，上古之帝，其民甘食而樂居，懷土而重生，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命之曰無懷

氏之民。

劉都諫

袁宗道

一三兄弟，十載之中，把臂分袂，蓋無定矣。然諸丈道路修阻，會晤維艱，固無足異者。獨仁兄所居，去都門甚邇，而不得一遂良晤，跬步之間，有若天涯，倍

令人相思如渴耳。昨夜開佳釀，烹魚調蔬，既醉且飽，恍如曩昔過從高齋大嚼時情景；獨恨無主人相對舉觴。醉飽之餘，懷思彌深，奈何奈何！仁兄宴坐擁琴書，吟嘯自適，懷抱甚暢。顧奇偉高名，世人所急；東山雖樂，恐不能長留謝安石也。

○晉謝安，字安石，少有重名，徵辟皆不就，隱居東山，以妓相從。人爲語曰：「安石不出，如蒼生何！」年四十餘，始出爲桓溫司馬。累官至太保，卒贈太傅。

黃司業毅庵

袁宗道

不聆仁兄笑語，垂一年。花下清尊，燈前雅謔，俱爲夢中事矣。仁兄坐皋比，○海內青衿，○圍繞，又手諦聽，鳴道覺人，健樹甚偉。而弟也碌碌如昨，略無短長之效，言之汗頰。手教遠及，兼之新刻，甚感高雅。展讀新課，不能去手。既羨海內奇士之衆，又羨法眼賞鑒之精。仁兄造士之功，此其一斑矣。

○皋比，虎皮也。張載嘗坐虎皮講易，故後以爲講學之意。○青衿，學子所服，即以爲學子之稱。

陶編修石簣

袁宗道

吳越間名山勝水，禪侶詩朋，芳園精舍，新茗佳泉，被兄數月占盡，真不虛此一歸。而弟也躑躅一室之內，婆娑數樹之間，得意無處可說。雖居鬧世，似處絕崖斷壑，耳目所遇，翻助愁歎。乃知世外朋儔，甚於衣食，斷斷不可一刻不會也。岑寂中讀家弟諸刻，如籠鵠，忽聞林間鳴喚之音，恨不卽掣條裂鎖，與之偕飛。家弟書云：「石簣無日不禪，間一詩；弟無日不詩，間一禪。」禪卽不論，詩可錄數篇教我。杖履所至，應有紀述，併乞錄寄。燕中求友，亦甚艱難。近又尋得一人，曰顏與朴，相遇無幾，又別去矣。此君氣和骨硬，心腸潔淨，眼界亦寬，第學問稍有異同處，家弟亟口讚歎。令弟今秋倘得雋，○偕計入都，可得晤談矣。社友頗參黃楊木禪，非是不聰明，不精神，可惜發賣向詩文草聖中去。一時雨散，

關山萬里，從此耳根恐遂不聞性命二字。熟處愈熟，生處愈生，亦可慮也。謝宛委從塞上來，刺談二日，稍破寂寞，借便別去。拙詩數首請正，聊見近況。

○得儒，謂考試獲售也。

答友人

袁宗道

涉世如局戲，有出手便錯者；有半局而蹶者；有局將終，勢將贏，而一着便錯，前功俱廢者；又有終局不錯一著，獲全勝者。大都要勝之心，一般所爭者，算有長短，知有巧拙耳。總之，皆局中人內事也。世間自有棋枰未展，白黑未分，要緊一著子。此一著子，勘得明白，好勝與不好勝，總非分外。

又

袁宗道

學未至圓通，合己見則是，違己見則非。如以南方之舟，笑北方之車；以鶴脰之長，憎鳧脰之短也。夫不責己之有見，而責人之異見，豈不悖哉！

寄三弟

袁宗道

中郎昔忙今閒，我昔閒今忙。人生苦樂乘除，大抵如此。十年作太倉雀鼠，
○今得報效，少儼素餐。○罪過，不敢厭勞怨苦也。但年近四十，日起先雞，玄鬢
化白，面紋漸多，異日相對，竟是一龍鍾老翁矣。韓退之云：「居閒食不足，從官
力難任。兩事兩害性，一生長苦心。」去住之難，從古嘆之，可奈之何！

○太倉，京師積穀之倉。太倉雀鼠，謂如雀鼠耗太倉之粟，謙辭也。○素餐，無事而食也。詩：「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丘長孺

袁宏道

聞長孺病甚，念念若長孺死，東南風雅盡矣，能無念耶？弟作令，備極醜態，
不可名狀。大約遇上官則奴，候過客則妓，治錢穀則倉老人，諭百姓則保山婆。
一日之間，百煖百寒，乍陰乍陽，人間惡趣，令一身嘗盡矣。苦哉！毒哉！家弟秋間

欲過吳。雖過吳，亦只好冷坐衙齋，看詩讀書，不得如往時攜侯子登虎丘山故事也。近日遊興發否？茂苑主人，雖無錢可贈客子，然尚有酒可醉，茶可飲，太湖一勺水可游，洞庭一塊石可登，不大落莫也。

毛太初

袁宏道

弟已得吳令，令甚煩苦，殊不如田舍翁飲酒下棋之樂也。兩甥想益聰明，讀書何處？肉舖河畔，三叉港前，恐非陶鑄舉人進士之所，移至縣中如何？大凡教子弟，一要擇地，二要出學錢。銀中不可夾銅，貨中不可夾布，此尤第一要緊事。計此字到時，田中青翠可愛矣。要得富，須真正下老實種田，莫兒戲。人生三十歲，何可使囊無餘錢，囤無餘米，居住無高堂廣廈，到口無肥酒大肉也！可羞也！

蘭澤雲澤叔

袁宏道

金閭自繁華，令自苦耳。何也？畫船簫鼓，歌童舞女，此自豪客之事，非令事也。奇花異草，危石孤岑，此自幽人之觀，非令觀也。酒壇詩社，朱門紫陌，振衣莫釐之峯，濯足虎丘之石，此自遊客之樂，非令樂也。令所對者，鷓衣百結之糧長，簧口利舌之刁民，及蟻蝨滿身之囚徒耳。然則蘇何有於令，令何關於蘇哉！聚首村中，一樽一杓，便足自快。身非木石，安能長日折腰俯首，去所好而從所惡？語語實際，一字非迂。若復不信，請看來春吳縣堂上，尙有袁知縣腳跡不？

楊安福

袁宏道

燕中讌集，略見高雅，然尙未得盡傾腸胃，喉中隱隱有如許欲吐未吐之物，至今尙鬱鬱胸臆間也。吳令甚苦我，苦瘦，苦忙，苦膝欲穿，腰欲斷，項欲落。嗟乎！中郎一行作令，文雅都盡，人苦令耶？抑令苦人耶？夫古有鳴琴飛鳥，栽花種柳者，不知此輩有何工夫，作此閒伎倆？古今人不相及，豈直倍厯哉！

沈博士

袁宏道

作吳令無復人理，幾不知有昏朝寒暑矣。何也？錢穀多如牛毛，人情茫如風影，過客積如蚊蟲，官長尊如閻老。以故七尺之軀，疲於奔命，十圍之腰，綿於弱柳。每照鬚眉，輒爾自嫌。故園松菊，若復隔世。夫伯鸞傭工人耳，○尙爾逃世；彭澤乞丐子耳，○羞見督郵；而況鄉黨自好之士乎？但以作吏此中，尙有一二件未了事欲了，故爾遲遲，亦是名根未除。若復桃花水發，魚苗風生，請看漁郎歸棹，別是一番行徑矣。嗟乎袁生，豈復人間人耶？寫至此，不覺神魂俱動，尊丈幸勿笑其迂也。

○梁鴻，字伯鸞，東漢平陵人，家貧尙節，與婦隱霸陵山中，以耕織爲業。適吳，依皋伯通，居廡下，爲人任舂，故云「傭工人耳。」

○陶潛，爲彭澤令，羞見督郵，遽棄官歸。有詩曰：「饑來驅我去，叩

門拙言辭。」故云「乞丐子耳。」

答人

袁宏道

走不能書而有書癖，不能詩而有詩腸，不能酒而有酒態。故每遇書則觀，遇詩則讀，遇酒則流連深夜，亦復頽然。今足下所頒，適中鄙人之嗜，敢自外乎？
三都之重，原不在皇甫公一敘。○足下殆者其將隱乎？當爲足下傳之。

○世說：左太沖作三都賦初成，時人互有譏訾，思意不愜。後示張公（華），張曰：「此二京可三。然君文未重於世，宜以經高明之士。」思乃詢求於皇甫謐，謐見之嗟歎，遂爲作敘。於是先相非貳者，莫不斂衽讚述焉。

王以明

袁宏道

世上未有一人不居苦境者。其境年變而月不同，苦亦因之。故作官則有官之苦，作神仙則有神仙之苦，作佛則有佛之苦，作樂則有樂之苦，作達則有達之苦。世安得有徹底甜者？唯孔方兄○庶幾近之。而此物偏與世之勞薪○

爲侶；有稍知自逸者，便掉臂不顧，去之惟恐不遠。然則人無如苦何耶？亦有說焉：人至苦莫令若矣。當其奔走塵沙，不異牛馬，何苦如之！少焉入衙齋，脫冠解帶，又不知痛快將何如者。何也？眼不暇求色，卽此色，耳不暇求音，卽此音，口不暇求味，卽此味，鼻不暇求香，卽此香，身不暇求佚，卽此佚，心不暇求雲搜天想，卽此想。當此之時，百骸俱適，萬念盡銷，焉知其他。始知人有真苦，雖至樂不能使之不苦；人有真樂，雖至苦亦不能使之不樂。故人有苦必有樂，有極苦必有極樂。知苦之必有樂，故不求樂；知樂之生於苦，故不畏苦。故知苦樂之說者，可以常貧，可以常賤，可以長不死矣。中郎近日受用如此，敢以聞之有道，幸教我。

○孔方兄，謂錢也。錢之孔方，故云。晉魯褒錢神論：「親之曰兄，字曰孔方。」○勞薪，晉書荀勗存帝座進飯，謂在座人曰：「此勞薪所炊。」帝遣問膳夫，乃曰：「實用故車脚。」

李子髯

袁宏道

髯公近日作詩否？若不作詩，何以過活這寂寞日子也。人情必有所寄，然後能樂。故有以奕爲寄，有以色爲寄，有以技爲寄，有以文爲寄。古之達人，高人一層，只是他情有所寄，不肯浮泛，虛度光景。每見無寄之人，終日忙忙，如有所失，無事而憂，對景不樂，卽自家亦不知是何緣故。這便是一座活地獄，更說甚麼鐵牀銅柱，刀山劍樹也。可憐！可憐！大抵世上無難爲的事，只胡亂做將去，自有水到渠成日子。如子髯之才，天下事何不可爲？只怕慎重太過，不肯拚着便做。勉之哉！毋負知己相成之意可也。

劉子威

袁宏道

走非不願作官，奈事與心違耳。昨早有父老具呈者，不肖便書紙尾云：「鄉遙心懶，忍作宦遊之人；食少事煩，恐是長眠之客。」雖一時戲筆，然不肖方寸，大約盡於此矣。懷令伯報劉之情，○薄太真絕裾之忍，○高宏景掛冠之

致，③抱元亮五斗之慚，④無安仁河陽之花，⑤有長卿文園之病，⑥兼此數者，可能一日安於地方耶？一字非欺，高明體察！

○令伯，李密字。陳情表：「臣今年四十有二，祖母劉九十有六，是臣盡職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太真，溫嶠字。晉書：「溫嶠爲劉琨右司馬，琨使嶠至江南，奉表勸進，嶠欲將命，其母故止之，絕裾而去。」○陶宏景齊高帝時，嘗爲諸王侍讀，後掛冠神武門，隱於勾容勾曲山。

④元亮，陶潛字。潛爲彭澤令，不肯爲五斗米向鄉里小兒折腰，棄官而歸。⑤安仁，潘岳字。岳爲河陽令，滿縣遍種桃花。⑥長卿，司馬相如字。相如有消渴疾。武帝時，拜孝文園令。

聶化南

袁宏道

敗卻鐵網，打破銅枷，走出刀山劍樹，跳入清涼佛土，快活不可言！不可言！投冠數日，愈覺無官之妙。弟已安排頭戴青笠，手捉牛尾，永作逍遙纏外人矣。朝夕焚香，唯願兄長不日開府楚中，爲弟刻袁先生三十集乙部，兄爾時毋作

大貴人哭窮套子也。

蘭澤雲澤兩叔

袁宏道

長安沙塵中，無日不念荷葉山喬松古木也。因嘆人生想念，未有了期，當其在荷葉山，唯以一見京師爲快。寂寞之時，既想北國喧囂之場，亦思閒靜。人情大抵皆然。如猴子在樹下，則思量樹頭果，及在樹頭，則又思量樹下飯。往往復復，略無停刻，良亦苦矣。尊叔雖居深山，實享天宮之樂，不可不知。雙桂樹下，酒甕如人，樹皮如鱗，黃山青色，萬片飛來，更不知有寒暑之易，及人間恩愛別離之苦。由此觀之，雖得一官，亦當掉臂不顧，明矣。

與沈伯函水部

袁宏道

冬間寒氣甚厲，京城如雪窖，冷官如寒號蟲，每一出門，眉鬚皆凍。遠山春草數輩，面皴皮裂，碎語滿室。若得量移，便當圖南，不能兀兀長守此也。南郡地

南，以使君之尊臨之，如居第六天中，然在兄丈亦有小苦。江水雖浩莽，殊無意致。六橋三竺之想，那能一刻去胸中，一苦也。民俗樸鄙，酒甜而濁，酸澀之態，見於筵宴，二苦也。歌兒皆青陽過江，字眼既訛，音復乾硬，三苦也。又楚之言，酸也，愁也。○其山水所產之人，多牢騷不平，而其客於斯地者，亦多化而爲愁，如仲宣子美○皆然。兄才士而多情者也，能不爲俗所移耶？

○楚，地名。其義有酸楚，愁楚等等，故云：「楚之言，酸也，愁也。」

○仲宣，王粲字。子美，杜甫字。

答謝在杭司理

袁宏道

三弟盛稱在杭胸懷如月，詩思如水，酒態如春，每踞石臨流，未嘗不思及兄。如人從杭州來，眉目髭鬚，皆說西湖，今三弟滿面皆謝司理矣。江進之才識甚超，交遊中少見其比，兩佳人聚首一城，皆以瓠落，○亦異日一段佳話，弟恨先去，不與七賢之數。

○瓠落，意謂才大難用也。莊子：「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

答王百穀

袁宏道

一窮廣文，○騎高骨馬，兀兀東華○道上，有何情致，而芬王先生口齒耶？殘冬至春，燕地特寒，處溫室中，如蜩入殼，強出拜客，鬚眉皆冰，手足僵冷，掖而入門，妻兒大笑，以爲琉璃光如來出世。一室之內，墮指裂膚，諍語謾罵，不肖若不聞也者。方且揮毫命楮，恣意著述，每一篇成，跳躍大呼，若狂若顛，非誠不改其樂，聊以寬啼號之妻子也。南有堂前，旣添竹鶴，此猶第六天中，添得寶樹及伽陵鳥，○奈何向鐵圍山人道耶？不肖往在吳，一鶴忽飛來衙齋，丹頂長喙，狎之甚馴。及病將歸之前一日，鶴忽長鳴飛去，似有知者。然自今日談及，亦幾談虎○矣。

○廣文，唐置廣文館博士二人，助教一人，并以文士爲之。杜甫詩：「廣文先生官獨冷。」明清稱教官爲廣文。○東華，京師舊紫禁城之東門也。此泛指京師。○寶樹，猶言玉樹也。法華經：「諸雜寶樹，華葉光茂。」伽陵，楞嚴經作迦陵：「迦陵仙言遍十萬界。」注：「迦陵仙禽在卵殼中鳴音已壓衆鳥。」○談虎，談虎色變，謂驚悸也。

答梅客生

袁宏道

一春寒甚，西直門外柳，尙無萌蘖。花朝之夕，月甚明，寒風割目，與舍弟閒步東直道上，興不可遏，遂由北安門至藥王廟觀御河水。時冰皮未解，一望浩白，冷光與月相磨，寒氣酸骨。趨至崇國寺，寂無一人，風鈴之聲，與獼犬相應答。殿上題額及古碑字，了了可讀。樹上寒鴉，拍之不驚，以礫投之，亦不起，疑其僵也。忽大風吼簷，陰沙四集，擁面疾趨，牙齒澁澁有聲。爲樂未幾，苦已百倍。數日後，又與舍弟一觀滿井，枯條數莖，略無新意。京師之春如此，窮官之興可知也。

寄四五弟

袁中道

山中已有一亭，次第作屋。晨起閱藏經數卷，倦卽坐亭上，看西山一帶，堆盤設色，天然一幅米家墨氣。午後閒走乳窟聽泉，精神日以爽健，百病不生。吾弟若有來遊意，極好。三月初間，花鳥更新奇，來住數日，煙雲供養，受用不盡也。

寄八舅

袁中道

自別老舅入山，無日不快。仰看堆盤之山色，俯聽跳珠之水聲，神骨俱清，百病消除。寺內有舊庵基，正據山水之勝，已傾囊鬻得，旦晚市木修造，有次第矣。此去十五六里，卽爲青溪，峯巒洞壑，殆非人境。到此飯伊蒲，絕嗜慾，覺得容易遣日。自信於山水有緣，聯榻不寐，遂有此番佳境界。非愚甥不能造此思路，非老舅不能賞鑒也。已矣！已矣！胸次舒泰，耳目清淨，豈非福耶？二三月內，此中山色泉聲，更當十倍。老舅如有山行之興，當掃乳窟以待。

寄祈年

袁中道

自到山中，閱藏習靜，看山聽泉，不圖爲樂，亦至於斯！已傾囊市得一峯，將於其下建菴而老焉。誓畢此生，苦心參究，了佛祖一大事因緣，決不奔波紅塵，終日爲人忙也。汝年正少，自當向學，支持門戶，使我得心安爲世外閒人，卽汝至孝。吾往時所以不長往者，以汝二伯在，友於至篤，不能相捨耳。今何時也？匠人輟成風之巧，[⊖]伯子息流波之音；[⊖]立雪無影，惆悵何言！惟覺青山解語，綠水知心；伊蒲[⊖]可以續命，貝葉[⊖]可以忘言。暮春三月，河渚暫歸，柴車可駕，當一歸來，旋卽入山，不停晦朔，何者？吾賦性坦直，不便忍嘿，與世人久處，必招愆尤；不若寂居山中，友麀鹿而侶梅鶴，此其宜居山者一也。又復操心不定，朱紫隨染，近繁華卽易入繁華，邇清淨卽易歸清淨；今繁華之習漸消，清淨之樂方新，而青山在目，緣與心會，此其宜居山者二也。兄弟俱闡無生大法，[⊖]而爲世

緣迫逼，不得究竟；今居山中，一意理會一大事，因緣必令微細流注，蕩然不存，此其宜居山者三也。骨肉受命慳薄，惟盡捐嗜慾，可望延年，業緣在前，未能盡卻，必居山中，乃能掃除，此其居山者四也。生平愛讀書，但讀書之趣，須成一片，俗客熟友數來，踟躕則入之不深，得趣不固，深山閉門，可遂此樂，此其宜居山者五也。蓋我之住山，乃從千思萬想中得來，誓捐軀命，以守此志。且鳳凰不與凡鳥同羣，麒麟不代凡駟伏櫪。大丈夫既不能爲名世碩人，洗蕩乾坤，卽當居高山之頂，目視雲漢，手捫星辰，必不隨羣逐隊，自取羞辱也。因汝可與言，故略及之。

○莊子：郢人墜垺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垺而鼻不傷。楚王聞之，曰：「嘗試爲寡人斲之。」曰：「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惠子之亡也，臣無與爲質者矣！」此言匠石悲知己之亡，以喻中郎之逝也。

○伯子，謂伯牙，春秋時之善琴者，與鍾子期善。伯牙鼓琴，

志在高山流水，子期聽而知之。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痛世無知音也。③伊蒲，素饌也。

④貝葉，佛經舊用貝多葉書，故稱佛經曰貝葉。⑤闡明也。無生大法，謂佛法。

寄六姪

袁中道

存亡徂遷，條忽易歲。惟夜夜入夢，有若平生耳。海內第一知己既去，復何心世緣！玉泉清溪，山水幽絕，將有終焉之志。歸期都未可定，想已入社矣。酌寬嚴之中以處家，酌豐儉之中以理財，寡慾養身，修名避世——是所望也！

寄夏道甫

袁中道

山中清寂，晝着夾衣，夜蓋木棉被。樹較前益深，泉更響。小菴收拾已完，明窗淨几，掃地焚香，讀書，差有李禿翁①當日風味。如此光景，豈可不使道甫見之？
清秋策馬一來，同往鹿苑爲妙也。但恐有人阻遊履耳。然亦是慧心人，決可與言山水之妙者。一咲。大雲緣事，承周旋，望爲留神也。山中極宜大爆竹，每放

一爆，則響半日始息。千萬覓百十個，付大雲，或小价寄來。至禱！至禱！

○李禿翁，謂李卓吾，名贇，溫陵人。

答夏道甫

袁中道

「高情已逐曉雲空，不與梨花同夢。」此情何堪！但一付莊周諸公處治也。梅花帳中，柏子爐邊，別有一番光景。新春入渚宮，○當喚醒吾兄三生夢耳。拙詩一冊，并園柑二十五枚，家履絲悅，聊申一念。園柑大異市味，幸別視之！

○渚宮，在今湖北江陵縣城內西北隅，春秋楚之別宮也。

寄許裕州倫所

袁中道

桃葉渡頭，○龍舟飛舞，酒後耳熱，大罵粉骷髏，狂奴故態，○仁兄猶記憶否？別後情事苦楚，父兄繼殞，所不忍言。久知五馬寄跡裕陽，○雙魚不寄，則二豎○爲崇故也。往來者俱云：仁兄止飲裕州清泉，不肖私謂仁兄何所不足；但

令痼瘵之地，借以甦息，則生平志願亦少遂矣。時滿目風沙，視青溪⑤七曲，朱闌畫閣光景，得無少不暢否？偶因小价入都之便，附一字奉候。拙稿二册伴緘。

○桃葉渡，在今江寧城秦淮青溪合流處。古今樂錄：「晉王獻之愛妾名桃葉，其妹曰桃根，獻之嘗臨渡歌以送之，後人因名渡曰桃葉。」

○後漢書嚴光傳：「霸（司徒侯霸）得書封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態也。」

○漢制，太守五馬。裕州，春秋楚方城地，今方城縣。

○二豎，猶言病魔也。見左傳。

⑤青溪，在今江寧縣東北。

答秦中羅解元

袁中道

先兄逝後，弟無生人之樂，淚病相仍，幾於不起，至今春始平復。姪子彭年，頗能世其父業，箕裘自可不墜。惟此一事，差慰人耳。癸丑之歲，弟以制中，不與計偕，惟延佇吾兄高第消息，以爲故人光寵，不意驚人之鳴，又遲歲月。目下以讀禮居山中。我輩蹭蹬，大約相似，真可嘆也！弟已如孤雁天末，哀

雲淚雨，且老矣病矣！一生心血，半爲舉子業耗盡，已得痼疾，如百戰老將，滿身箭瘢刀痕，遇風雨輒益其痛。幸少而聞道，近日深加探討，覺此中冰泮籀隕④處不少。詩文之道，時復把筆，如郭仲恕⑤天外遠山，澹澹數峯，聊以自適而已。每欲作時義⑥，輒目暗頭眩，毋乃與此道相去日遠，有鬼物尼之，使不得不丘壑耶？讀佳詩，力能扛鼎，弟何敢妄加評定，但願熟看六朝初盛中唐詩，要令雲煙花鳥，燦爛牙頰，乃爲妙耳。承遠使具弔唁，情文兼至，悲歎亡兄，不覺失聲。近刻詩文未成，先以數冊奉覽，不一。

①箕裘，謂克承父業也。禮：「良弓之子，必學爲箕；良冶之子，必學爲裘。」②制，親死，居三年喪者稱守制。③史記：「不鳴則已，一鳴驚人。」④居喪曰讀禮。⑤踰躄，失勢貌。⑥冰泮籀隕，隕，謂自然領悟，如冰之泮，籀之隕也。⑦郭仲恕，名熙，宋河內人。山水精絕，一時獨步。⑧時義，

謂八股文。

與王閑仲

陳繼儒

今日午後，屈兄過七夕。因思牛女之會，當新秋晚涼，故不熱；無小星，故不爭亦不妬；一年一渡，故不老；容把杯共笑也。

○小星詩：「嗚彼小星，三五在東。」注：「衆妾進御於君，不敢當夕，見星而往，見星而還。」因稱妾曰小星。本文則雙關語也。

答項楚東

陳繼儒

初望客戒，如棘籬護笋，咫尺相隔。頃者柳花如霰，鴛鴦倦飛；小閣褰帷，殘爐尙燼。此時恨不與吾丈共之。二詩小兒塗鴉，○不堪一笑；差有米家雲山，少能懺垢耳。

○塗鴉，言作書之拙劣也。盧仝詩：「塗抹詩書如老鴉。」仝子年幼，常以墨塗詩書，故仝云然。

與屠赤水使君

陳繼儒

前讀曇花記，痛快處令人解頤，①悽慘處令人墮淚；批判幽明，喚醒醉夢，二藏②中語也。往聞載家樂，過從吳門，何不臨下里，使俗兒一聞霓裳③之調乎？若近有新聲，亦望見示。懶病之人，得手一編，支頤綠陰中，便是十部清商④也。

①解頤，謂開口笑也。漢書匡衡傳：「匡說詩，解人頤。」②藏，謂藏經。③霓裳，謂霓裳羽衣曲。舊傳葉法善引唐明皇入月宮聞樂歸而述之，蓋謂仙樂也。④清商，本樂曲名，此泛指。

答張上馬毅仲

陳繼儒

某衰病下劣，日與農師漁丈人爲羣，不敢齒及風雅二字。卽小有撰述，如沈夢溪①云：「退處山澤，更絕過從，所與談者，惟筆硯而已。」不意明公好奇太過，札貺先施，屬以糠粃之導。②神交知己，宇宙寥寥，謹撰數言，以候斤削。③明公主盟文苑，吳兒輻輳龍門，不異衆魚之曝鱗點額。④某老怯道路，近結茗

帚菴，時嘉蔬，種修竹，遠望軒後寒山，如在肘下。又以飲冰俸錢，^⑤多市村醪，從黃肥紫壯中細嚼，寥吟，頗覺受用太奢，恨不得明公過此，共享黑甜白醉之樂也。

①夢溪筆談，宋沈括撰，夢溪，其潤州別業也。

②糠粃之導，謂屬以作序冠首也。世說：「簸之揚

之，糠粃在前，」疑卽本此。

③斤削，改正之意。莊子：「郢人墜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

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垠而鼻不傷。」④曝鱗，梁書何敬容傳：「曝頰之鱗，不念杯勺之水。」

按三秦記：「河津，一名龍門，大魚集龍門下數千，不得上。上者爲龍，不上者魚也，故曰曝頰龍門。」點額，水經注：「鯉魚三月上渡龍門，得渡爲龍，否則點額而還。」⑤飲冰俸錢，謂俸祿之薄也。白居易詩：「三年爲刺史，飲冰復食蘗。」

與王元美

陳繼儒

別來從句讀中暗度春光，不知門外有酒杯華事。每憶祇園曇觀，草綠烏

啼，追隨杖履之後，笑言款洽，如此佳況，忽落夢境矣。

與山陰王靜觀

沈承

沈郎家住婁水，湄，雖心折山陰王先生，實紙上交而已。里人笑罵沈郎，不值半錢；而王先生不遠五百里走雙魚贈我，更千萬聲奇我。靜觀靜觀，那不慮人并笑罵王郎也？弟於世間，絕意不望相知人，於人前絕意不開相口。惟憶客歲江上逢兩友，遍索沈郎於破邱中。爾時草牀瓦盆，呼酒就談，刺刺不能別，頗爲有古風有古趣。不圖今時又有王郎作對，快心快心。人生何必時俗喜，亦何必鬼神憐。但願對儁男子大吐肝膈，痛哭一場，足了事矣。雖然，兄見沈郎好，沈郎冷落落落，無寒暄，小醉則又顛顛狂狂，無定準，恐王先生見之，亦復笑罵也。所惠皆投弟癖，童子皆私詫謂山陰相公別有眼睛，善察人情如此。赤手無長物，近藝幾幅作報，料靜觀決不以禮數罪人耳。破浪草嚇碎世膽，又出

我旋草，可謂咄咄逼人。③適因徙居，未暇作序，無已，請卽以箋代，何如？中有一二語焉，爲人笑罵而實笑罵人者，恐欠厚道，仗兄削去。

○婁水，在江蘇吳縣東，太湖之支流也。東經太倉城南。沈承，太倉人，故云。○長物，餘物也。世說：

「王伯恭家無長物。」○咄咄逼人，驚歎之詞。世說：殷仲堪與客作了語。一客曰：「盲人騎瞎

馬，夜半臨深池。」仲堪曰：「咄咄逼人！」仲堪眇目故也。

與徐念儒

萬時華

山中秋氣佳哉！兄所得何似？天地文章，到處絢爛。溪山洞壑，雲煙草木之間，尤自蓬勃。但我輩胸中無浩浩落落之意，便不能收之筆墨間耳。弟意況甚寥落，閑宵自處，憂來無端。因憶去歲此時，君兄弟策馬西山，弟亦抱影蕭寺。○淪落之景，時來感人。且憶湖亭橘實纍纍，巨源時摘取，令小奴遺我。今一甘之餽，遠莫致之，又惘惘也。蘇長公○常謂四時之節，惟寒食重九不宜輕擲。弟四

壁悠悠良愧斯語矣

○蕭寺，國史補：「梁武帝造寺，令蕭子雲飛白大書一蕭字。後寺毀，惟此一字獨存。李約見之，買歸東洛，建一室以玩之，號曰蕭齋。」詞章中用蕭齋蕭寺，當本此。後沿用爲蕭條之蕭，蓋習非成是矣。

○蘇軾居長號長公。

第後 ○東德升諸兄弟

周順昌

計濟關 ○分袂節序條更，獨坐靜思，長安花，何如故園柳；三百五十人 ○未知肝膽誰是，何如二三知己，連牀夜話，上下千古哉！南望迢迢，覺鳥啼雲散，俱足增故舊之思，鄉關之感，亦欲以微醉解之，苦不能酒，惟啜清茗數鍾，伏枕求睡。夢中所見，或祖、父聲容，或相知歌嘯，甚至牽衣畫眉 ○之態，俱恍恍欲似醒來，益令人百端交集。 ○語云：「晝思夜結，」良然良然。別後情景，大概可想。今科繁費稍減，加之弟之省約，亦要得二百餘金，已去其半，此半竟無門

可貸，真是苦事。然大牽積習使然，第一人那能盡革，可奈何！月中分兵部觀政，殊無政可觀。不過作揖，打躬，升堂，畫卯[⊕]而已。天下事以虛文相蒙者，大半類是。今漫以書生當局，其籌邊治河大政無論；有問以簿書錢穀之數，天下幾何，茫不能對也。始知書不可不多讀。平日爲八股[⊕]緣，用了許多工夫，徒做一不識時務進士，良可笑也。弟職應司理，偶展大明律一卷，深文刻字，多所未諳。乃信「讀書不讀律，致君終無術」兩言非浪語也。

最恨者，方今仕途如市，入仕者如往市中貿易：計美計惡，計大計小，計貧計富，計遲計速。弟思今日正委吏乘田[⊕]，東西南北惟命之日，只宜信心做去，美惡貧富，升沈遲速，何所不可。須知銀子取不盡，好官做不盡。予之角，去之齒，四其足，兩其翼，造物自有定數，安用營營[⊕]爲！先儒云：學者不可把第一等事讓別人做。又謂：惟淡可以從儉，惟儉可以養廉。有味哉！有味哉！聞嘗以此意示

之共事者，不謂迂，則謂矯。弟正甘心，獨怪夫世之不爲迂，不爲矯者，衆亦相顧大笑。

意氣相期，孰如吾五人。近於合榜中，偶得一真士，相合尤奇。時正辭部日也；耳目甚衆，彼獨以白鬚挺立於冢宰^①前，了無退避狀，無不撫掌。弟謂世人那一件不思做假，此人尤犯仕途大忌，何以獨真？烏鬚藥豈少哉？實是有血性男子。急訪之，乃丙午科鹿善繼也，果雅負北方之望。弟卽以是笑問，渠亦駭焉。遂過我竟日，揚摧^②千載，抵掌^③時事，言朗朗可聽也。至一種熱腸勁骨，布衣蔬食之志，視吾五人殊不減，勿謂燕市中無荆卿高漸離^④也。竟代四知己訂交矣，四知己亦爲之快心否？

百餘日不得一晤，幾成鬱結病。一夕，風雨破紙窗亂入，愁不能寐，伸筆書之，不自知其言之長也。青蓮^⑤云：「長安如夢裏，何日得歸期？」使我淒絕。

合宅想清嘉如昔。二老伯謹以空函候問，曷勝愧汗。

○第後，謂成進士後也。

○許關，即許墅，在江蘇吳縣西北。

吳地記：「本名虎嚙。唐諱虎，錢氏諱

嚙，改爲許墅。」

平江紀事：「虎嚙改名許市，後人訛爲許墅，今兩稱之。」

明時設鈔關於此，故稱許墅關。」

○三百五十人，指同榜進士。

○牽衣，謂兒女作別之狀。畫眉，謂夫婦燕婉之情。漢書

「張敞爲京兆尹，爲婦畫眉。」

○世說：「衛洗馬（玠）初渡江，形神憔悴，曰：對此茫茫，不覺

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復誰能遣此！」

○畫卯，吏胥差役，以法定之期，赴署報到候驗也。

○八股，日知錄：「經義之文，流俗謂之八股，蓋始於成化以後。股者，對偶名也。天順以前，經義之

文，敷衍傳注，或對或散，初無定格。成化二十三年會試，乃以反正虛實淺深扇扇立格。八股之制，

實始於此。」

○委吏，小吏也。乘田，春秋時魯小吏，掌牛羊芻牧之事者。

○營營，往來貌。擾擾

之意。詩：「營營青蠅。」

○冢宰，周官名，爲六卿之首。書：「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

後世稱吏部尚書爲冢宰。

○揚推，猶言大概。左思賦：「請爲左右揚推而陳之。」

○抵掌，謂鼓掌也。國策：「蘇秦見說趙王於華屋之下，抵掌而談。」

○荆卿，飲於燕市，與高漸離友。後爲燕太

子丹入秦刺秦王，高漸離擊筑送之。^④李白，自號青蓮居士。

與姜箴勝門人

張鼎

杜門不見一客者，三月矣。留都○散地，禮曹冷官，○而乞身之人，其冷百倍。然生平讀書潔身，可對衾影，卽鄉曲小兒，忌謗相加，無怪也。獨念國家所重者人才，君子所惜者名行，今設爲風波之世局，令小人得駕爲陷阱，而驅局外之人以納其中，縱不爲斯人名行惜，其如國家人才一路何？人才壞而國事壞，國事壞而士大夫身名爵位與之俱壞，吁，可懼也！不佞歸矣！有屋可居，有田可耕，有書可讀，有酒可沽，西過震澤，南過武林，湖山之間，賦詩談道，差堪自老。官居卿貳，年逾五十，而又黃門彈事，○止云文章無用，恐濫金甌，○不減一篇韓昌黎送楊少尹序。嘻，可以歸矣！況又朝局以爲庸糜，而天子以爲才望，卽宗伯墓門一片石，○卽年邀惠悼史，○不稱好結局哉！可以歸矣！

諦觀年來士大夫風尚，愈趨愈下，鯁鯁^④惟異已是除，私人是引；楚人爲楚人，出缺，秦人爲秦人，營遷，不論官方，不談才品，目中豈復有君父，而堪以服天下，挽世運乎？足下講臣也，朝夕對揚重瞳，^⑤須留一段光明於胸中，卽不宜輕發以逢時忌，而因事陳規，婉詞微諷，當有旋轉妙用，莫負此千載遭逢也！吾輩口不宜快，而心固不可不熱。二疏已上，速去爲幸，扁舟已買江上矣。

①留都，前朝凡遷都之後，稱舊都爲留都；因遷都後多置留守，故名。明以南京爲留都。②張熊，

天啓時官少詹事，陳言十事，語斥近習，魏忠賢惡之，擢南京禮部右侍郎。上疏引疾，忠賢責以詐疾，要名，削其籍。③黃門彈事，謂魏忠賢之彈章也。④金甌，喻疆土之完固也。濫，猶言破壞也。

⑤宗伯，禮部侍郎之稱。張時官禮部右侍郎。墓門一片石，謂死後立碑於墓也。⑥惇史，謂良

史也。禮「有善則記之，爲惇史。」⑦鯁鯁，憂懇貌。漢書：「鯁鯁常恐天下之一合而共軋己也。」

注：「鯁，音慎，而無禮則惠之惠。」⑧對揚，言答君命而宣揚其意於衆也。書：「敢對揚天子之

休命。」重瞳，史記：「舜目重瞳。」此謂君也。

卷九 日記

遊明聖湖 ① 日記

浦昉君

余稚年聞人談臨安②之勝，未嘗不神躍欲往。萬曆癸丑，余始弱冠，卽欲裹三月糧，作暢遊計。邇來十有一年，時結夢想。歲癸亥，往賀武陶叔正旦，叔撫余言曰：「子夙有武林之興，今年秋，當偕子往。」余欣然敬諾。及秋光將晚，方念前約，聞叩門甚急，叔遣長鬚③來召，卽束裝赴之。是夜，宿君宰弟之釀花書屋，時九月十一日也。

① 明聖湖，爲杭州西湖之舊名。

② 臨安，今浙江杭縣。宋高宗南渡，建爲都，稱臨安府。

③ 長鬚，

僕也。本韓愈詩：「一奴長鬚不裹頭。」

十二日——午，自胥江^①解維，晚抵吳江^②。登長橋，坐垂虹亭，煙波十里，歸雁數行。高歌白石^③詞一闋，乃還舟。同遊者，張君茂之，武陶叔，沖如仲兄，君錫弟。

①胥江，即流經吳江、吳縣等之吳淞江，俗名蘇州河。

②吳江，縣名，屬江蘇省。

③白石，宋詞家

姜夔，號白石道人。

十三日——泊醉里^①。

①醉里，即醉李，亦即構李，今浙江嘉興。

十四日——至斗門^①，遊本覺寺，入三過堂，謁東坡像，讀壁間題句。晚宿

崇德^②。

①斗門，堤堰設關，以時宣洩者。

②崇德，縣名，屬浙江省。

十五日……晡時，至唐樓，維舟閒步，遇孫芳谷者，年可十八九，惜萍水暫

逢，○不獲與訂交也。

○萍水，喻偶然也。王勃滕王閣序：「萍水相逢，盡是他鄉之客。」

十六日——進北新關，遊香積寺。

十七日——抵西湖。湖在城外，所謂明聖湖也。又名金牛，昔有金牛湧現湖中。假館於片石居，卽出閒步。上斷橋，坐石闌四望，略識湖山真面，其樂已不可支。強還寓，寓中軒榜曰：「一碧萬頃。」軒外有池，池外卽湖。憑闌遠眺，頽然其前者，雷峯也；孑然當湖之中者，湖心亭也；屹然對峙者，南北峯也；樓閣參差，望之如錦屏者，吳山也；歷歷如雁，齒者，郡城也。湖光滉漾，乍晦乍明，波皺微風，霞橫夕照。遊人漸稀，童子陳設酒饌，呼盧浮白，○月上東林，旣醉而臥。

○雁，列也，如雁行之成列也。

○呼盧，本擲骰戲也；此疑指猜拳行令而言。浮白，罰人飲酒曰浮

白者，謂飲訖舉觴告白盡不也。漢書注：「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令曰：不醉者，浮以大白。」又「白

罰爵名。」

十八日——遊昭慶寺。佛相莊嚴，殿宇雄壯，洵名利也。

十九日——過斷橋，集孤山，謁和靖先生祠。高風清節，猶可景仰。宋梅三百樹，今放鶴亭下，疏影僅留數本。次又入內臣孫公祠。⊖以內臣而欲附和靖，吾歎其不知量也。轉謁岳忠武祠，瞻拜間，覺忠義之氣，凜然如生。祠左卽墓道，人云：「樹枝皆南向。」視之信然。有二鐵像跪草中，乃姦檜夫婦也。經九里松，虬枝古榦，十不存一。進天竺，禮大士，覓其形勝。四山環抱，堪輿家⊖以爲藏靈聚秀之地，非大士莫能當之。中竺下竺，龍象莊嚴，亦宏麗，其形勝不及上竺。下竺有三生石，上有圓公洞。圓公，卽圓澤大師也。⊕洞前有草庵，庵外有一十面靈濤石，「玲瓏詭異，不假椎鑿。過此則飛來峯。其中洞石不一，曰「通天」，曰「羅漢」，曰「隱仙」，勢類懸厓，形如翻浪，實難名狀。峯下橫跨小橋，冷泉潺

潺然。泉上冷泉亭，翼然而飛。偃仰間清風時來，幽鳥數聲，令人塵想都盡。由此上韜光，逕路透迤，山形聳拔，竹陰蒙密，清泉從竹裏宛轉而下，水石相搏，琅琅作金玉聲。到此佳境，耳清目爽，不復知有登頓之勞。良久，至庵。庵前有一小軒，湖光江瀨，近在席前。方丈^④後有金蓮池，產金蓮，僧云：「唐韜光禪師^⑤手植。」禪師詩云：「惟能引水種金蓮」是也。四五月始花，形如黃金小鉢。

①內臣，宦官也。孫公，名隆。

②堪輿，漢書藝文志有堪輿金匱十四卷，列於五行家。張晏謂堪輿

天地之總名。孟康謂堪輿神名，造圖宅書者。許慎謂堪輿天道輿地道。顏師古李善俱從許慎說。今稱相地者爲堪輿家。

③圓澤，宋時人。蘇軾有圓澤傳，詳述「三生」始本，見張岱西湖夢尋。

④方丈，僧寺住持之居室也。潛確類書：唐王玄策使西域，有維摩居士石室，以手板縱橫量之，得十笏，故云方丈。

⑤韜光禪師，唐太宗時蜀人，後遊杭，與郡守白樂天友善。

二十日——登餐霞閣。閣凌峭壁之上，爲韜光庵別室。其下有降龍池，伏

虎石存焉。時紅輪出海，雲霞絢彩，五色變幻，噴薄無際，誠奇觀也。已而下界雞鳴，陽光漸滿大地，乃歸庵。由僻徑造能仁堂，後有維摩洞，寂然如隔人境，養生者之居也。午飯罷，上北高峯，其顛有五聖殿，憑高眺遠，會稽諸山，歷歷可數。武林小於彈丸，之江細若衣帶。遊日天表，不知端倪。○恍疑此身已入霄漢。還遊靈隱寺，寺外包園。○不過盆中景耳。尋呼猿洞於荒莽中，僧云：「中可通西蜀。」余漫應之。復訪李岫巖。○但其名存而亡。是夜，仍宿韜光。

○端倪，韓愈文：「乾端坤倪，軒豁呈露。」倪即端也。

○包園，疑即包涵所之別墅青蓮山房。見張

岱西湖夢尋。

○李菱，號岫巖，武林人，住靈隱韜光山下，與徐渭友善。見張岱西湖夢尋。

二十一日——至集慶寺。寺當天竺通衢，左文昌，右真武，士女往來，多集其門，故稱小天竺。寺之西房僧月軒紹庵者，以吾家爲檀越。○凡來杭必寓此，因留飲，頗豐。出佛骨相示，其說荒誕，涉妄幻，姑置弗論。然釋氏嘗借此以啓愚

夫愚婦之善心，不無小補。又出宋理宗[○]畫像，天姿豐厚，眉宇英爽，偏安一隅，享國四十餘年，徒事讌遊，良可深歎！過傳家園，茅屋數椽，清流一帶，經雷殿至玉泉池，方廣數丈，澄澈見底，蓄魚百數十，有紅白青黃諸色，小大不一。有人頂筐喚賣餅餌，好事者買以投之，翔躍爭噉。老衲作禮，美其名曰「齋魚」。復遊靈峯寺。寺外有聖泉亭，繞亭皆大竹，竹下流泉出焉。自成小小蹊徑，遊人聊可息足。從寺左上窩石峯，路窄甚，亂石傾欹，艱於行步。天氣乍暖，解衣盤薄，移時乃進。忽遇石梁，陡起數丈，下臨深谷，逡巡不敢上。梁之側，小庵在焉，柴扉半啓，秋菊繞階，老僧抱甕灌花，訊路所由，指示小徑，得至窩石。舍利佛塔不甚高，可望湖上諸山。後有紫雲洞，石壁嵌空，若神工鬼斧所成。入其內，寒氣凜然。有石梯可上。小石門內，一石樓，鐫石作大士相坐其中。洞中有洞，奇外之奇也。復行半里許，有金谷洞，已爲沙土壅塞。及過無門洞，竹籬低繞，翠柏陰森，殊可人意。

惜蓋以夏屋，^③遂失幽邃之趣。

①檀越，卽檀那，梵語謂施主也。

②理宗名昀，在位四十年，爲南渡後第五君。

③夏屋，大屋也。

詩：「于我乎夏屋渠渠。」

二十二日——信步蘇堤，過龍王廟。廟後有釣魚臺，鷗鷺羣飛，山水一碧。茂之曰：「對此佳景，顧安所得酒以賞之！」余使童子還，攜酒榼，布席臺畔，酣暢而起。過六橋，上法相寺，喬松夾路，修竹拂雲，迤邐入寺。寺爲定光佛涅槃道場，其蛻尙存。①萬年虹，錫杖泉，皆其遺迹。仲兄奇之，余曰：「嘗聞一莖草可化丈六金身，佛氏神幻，固有如此者。」相率往拜于少保墓。②少保當英廟蒙塵之際，定大難，安社稷，其功當與寇萊公澶淵之役④爭烈。景仰孤忠，復悲罹害。⑤低徊再三，仍由六橋返。

①法相寺，詳張京元湖上小記法相寺注一。涅槃，梵語，謂永離諸趣，入於不生不滅之門也。人無

論聖凡，皆須老死；惟佛菩薩，死者乃其幻身，至於本性，則不生不滅，故曰涅槃，亦曰圓寂。道場，成道之地也。華嚴經：「佛在摩竭提國寂滅道場，始成正覺。」

③于少保，名謙，字廷益，明錢塘人。英宗土木之變，京師震驚，羣議南渡。謙議立景帝，定策固守，以社稷安危爲己任，官至兵部尙書。後英宗復辟，被殺。弘治時，諡肅愍。萬曆時，改諡忠肅。

④英廟，指英宗。正統十四年，瓦剌入寇，帝親征，師潰，虜執帝北去。蒙塵，謂天子失位，奔走於四方也。左傳：「天子蒙塵於外，敢不奔問，官守。」

⑤寇萊公，名準，字平仲，宋華州人。眞宗時，契丹入寇，準決策請帝親征，成澶淵之功。仁宗時，封萊國公，諡忠愍。⑥于謙被害，在英宗復辟天順元年。

二十三日——晨鐘初歇，披衣啓戶，細雨溟濛，湖光山色，不甚分明，模糊中別有妙處。茂之方濃睡，余撫其背曰：「黃粱熟矣，何尙蘧蘧然耶？」①茂之一笑起，不暇束帶，倚戶延望曰：「此眞米家潑墨法也。」②旣而叔父至，仲兄以告，叔父亦云然。相與讀畫久之。童子汲水，品龍井明前茶。③又試武夷。④余終

推龍井第一。弈碁四局，呼酒小飲，擊箸曼歌，再歌再飲，座中無不醉者。醉後縱目，雲開雨止，夕陽在山，湖中歌舫縱橫，管絃未歇。俄燈火已上，若流螢風中不定。漫成一絕云：「千山落日暮煙曛，無數笙歌水上聞。借問蕭郎^⑤今夜泊，紛紛燈火隔溪雲。」

①黃梁，見張岱陶庵夢憶自序注十；蘧蘧，見西湖夢尋序注四。②米芾山水畫，自成一家，號潑

墨法。③龍井，在杭州西南風篁嶺下，附近產茶最佳。明前茶名，採於清明之前者。④武夷山

名，在福建崇安縣南三十里。山中產茶，有武夷茶之名。紅茶中最佳之烏龍，即武夷山中所產也。

⑤蕭郎，作者自況也。唐崔郊詩曰：「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後爲詩詞中所習用。

二十四日——請於叔父曰：「白沙」未乾，六橋苔滑，寧泛小艇，攬湖南之勝？叔父首肯。呼童子買舟，舟名「嬉春小社」。王姓長年主之。旣而霽色開朗，湖光激豔，攜酒登舟，推窗四望，山色明淨如新沐，珠宮紺宇，金碧重

重，白雲紅樹，高下互映。舟次湖心亭，亭當水中，左孤嶼，右雲居。④諸景瞭然，盡萃此亭。登眺久，舟中壺觴已具，盤饌羅列。劇飲既酣，移舟訪藕花居，不得見。龍鍾一叟，扶杖來，就問之，三問乃應，指蘆荻叢中曰：「此卽藕花居址也。」噫！芙蓉⑤之國，化爲煙莽之墟，蓋已久矣。泊長橋，上雷峯塔，遊淨慈寺，禮五百羅漢像，各具異相。殿後有藏經臺，臺後有永明塔，卽永明禪師⑥藏真處。左有居然亭，側有小洞，石如蓮花，名蓮花洞。出訪小蓬萊，貞父先生⑦名園也。先生閉門謝客，不獲一見丰采，悵望久之。還舟洗盞更酌，薄暮而歸。

①白沙，謂白堤之泥也。

②首肯，點頭示允也。制府錄：「張公首肯久之。」

③長年，鼠璞：「海

壖呼篙師爲長年。」古今詩話：「川陝以篙手爲長年三老。」

④雲居，山名，卽吳山，俗稱城隍

山。⑤龍鍾，言身體衰老之態。本作隴種，見荀子。又作躑躅，見埤蒼。唐人始多作龍鍾。蓋古之疊

韻形容字也。

⑥芙蓉，蓮花亦稱芙蓉。

⑦永明禪師，卽道潛。五代周顯德元年，錢王俶迎居於

此。②貞父先生，黃汝亨也。詳後作家事略。

二十五日——仍招王氏「嬉春社」遊裏湖，登放鶴亭，旋泊西泠橋。登岸步入西村，隔岸望孤山後。朱闌傍水，翠幕垂窗，古樓覆屋，小艇繫門。余乃悅其幽寂，呼舟對渡，果佳境也。繼至大佛寺，殿宇不存，大佛巍然瓦礫中，遭秦劫矣！

①秦劫，謂火災也。

二十六日——聯步上寶石山，一石橫亙數十丈，大似虎阜。千人石。又有垂雲石，一勺泉，泉左爲天然圖畫。再上爲寶叔塔，窄徑荒涼，古殿圯敗，不堪寓目，遽欲返。僧曰：「其後尚有勝地可遊。」予從之，見刻石爲雪達太子像，形容奇古，箕踞巉巖之上，與落雲石相對。旁有逕甚隘，互相扶曳而下。峭壁如屏，與雲相接，苔蘚斑駁，樹木虬蜷。過此卽紗帽峯，螺旋而上，至初陽臺。惜早遊五

日，未能看日月並升也。徑山天目。諸峯隱隱可見。還至葛嶺朝陽閣，傍倚峭石，憑虛遠眺，江上客帆，湖上遊舫，僅如一葉。叔父曰：「此閣可稱絕勝，宜爲賈浪子宰相。」所據吾已謀斗酒，佐濟勝具。」皆起謝，舉酒勸酬，臨風舒嘯，日暮下山。

○虎阜，卽虎丘，山名，在蘇州城西北七里。

○徑山，未詳。天目，在浙江杭縣西北五十里。

○賈

浪子宰相，謂賈似道。似道，宋台州人。理宗時，官左丞相，兼樞密使。度宗立，同平章軍國事，封魏國公。嘗於西湖葛嶺起樓閣亭榭，作半閒堂，延羽流塑己像其中，與羣妾踞地鬪蟋蟀。日肆淫樂，人無敢窺其第者。見續通鑑。

○濟勝具，謂兩足也。世說：「許掾（詢）好遊山水，而體便登陟。時

人云：許非徒有勝情，實有濟勝之具。」

二十七日——霜降。入城，止臬署前，看迎旗高牙大纛，軍容肅然。浙省大地，自是不同，若吾蘇，直兒戲耳。○

○兒戲，漢周亞夫爲將軍，軍細柳，以備胡。文帝自往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至細柳，不得入。上使使持節詔將軍，亞夫迺開壁門，請以軍禮見。天子爲動容，式車，成禮而去。文帝曰：此真將軍矣。霸上棘門，如兒戲耳。

二十八日——旣盥櫛，焚香啜茗，清興悠然。叔父曰：「數日遨遊，略盡南北之勝；今日宜對湖山清話，以節勞頓。」仲兄與茂之舉錢王○雄略，宋室偏安。○遺聞逸事，憑弔古今，浩然興歎。君錫弟問湖上之遊，何時爲佳。余曰：「雨奇晴好，西子固『淡妝濃抹總相宜』○也。昔人有晴湖不如雨湖，雨湖不如月湖，月湖不如雪湖之語，安得勾留一載，以踐四時之遊乎！」叔父若不聞也者，頽然而臥，夢以遊之。各適其適，同樂其樂，此亦勝遊之餘事耳。午後，步至望湖亭，與湖心亭相對。亭下湖舫，雁接蟬聯。俄長風從朔方來，飛雲疾於奔馬，南北諸峯，或隱或現；湖中白浪，頓高數尺，儼如滾雪，又一異境。歸寓，小飲，擁衾成

寐。

○錢王，謂吳越王錢鏐。唐末杭州臨安人。時黃巢亂，鏐率鄉兵破走之。劉漢宏反，復率八都兵破越州，歸董昌爲裨將，累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開國公。昌反，鏐執之。昭宗拜鏐鎮海鎮東軍節度使，賜鐵券，擁兵兩浙。旋封越王，又封吳王。唐亡，受後梁太祖之封，稱吳越國王。改元天寶，是爲十國之一。卒諡武肅。

○偏安，稱帝於一方，而無全國統治之權者，謂之偏安。諸葛亮出師表：「王業不偏安。」宋自高宗南渡，訖恭帝末年，謂之偏安時代。

○蘇軾詩：「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

二十九日——雁聲如櫓，霜葉半醉，已是初冬景色。寓後有吳二孃者，青樓○中人也。向居毘陵。○色藝絕倫，余欲招之，請於叔父曰：「有一妙人能容勸酒乎？」叔曰：「何傷！吾亦不惜白首與紅顏共醉也。」二孃聞命卽至，淺斟低唱，愈增嫵媚，不識比當日蘇小○何如？酒闌，叩所自來，知其從朱公子遊，不

得如約，羈滯於此。贈以一絕：「煙水湖頭畫掩扉，重重啼恨溼羅衣。芳心欲訴無人訴，空向東吳幾度飛。」

○青樓，本指顯貴之家。梁劉邈詩：「倡女不勝愁，結束下青樓。」始指妓館。後乃專爲妓館之稱。

○毘陵，今江蘇武進縣。

○蘇小小，樂府解題謂南齊錢塘妓，又武林舊事謂南宋錢唐妓。未詳孰是。

孰是。

三十日——登過溪亭，亭爲東坡先生建，內供先生像。過片雲亭，對亭一

石，高數仞，孤秀挺拔，名曰片雲。石度略狹，○有觀音洞。至龍井寺，石高井深，不

盈十尺，大旱不竭，中蓄二魚，長可如人。泉從井溢出，在山泉水本清也。○上風

篔嶺，上有萬丈泉。異石奇峯，纍纍然作奔獅、舞象、飛鸞、浴鵠之狀。昔米南宮○

拜石，稱石爲「石丈。」若此諸石之奇，米顛見之當更何如也。至獵戶邨，山形

如夾城，前後有門，居人出入其間。過此爲新庵，庵下石壁峻嶒，儼如屏障。庵後

有石磴，九曲而上，一亭當半道，額曰「松關十笏」。坐亭出，但聞松風謾謾，天籟自鳴，令人灑然意遠，遂成一律：「轉徑探幽谷，山阿結數椽。松濤雲外響，竹浪澗中翩。萬樹來秋色，千山接暮煙。悠然塵不到，處處可參禪。」庵僧設茗果供客。一老僧年可八十餘，貌清癯，神采煥發，跣趺於中。謂余曰：「下庵頗幽，曷往遊焉！」使沙彌前導。古洞爲門，懸厓作壁，中構小屋三間。後一石亭，亭直上，湊合無痕。下一臺，可容二三席，曰石圍屏。側有小軒，懸古畫一幅，瓦爐一，竹榻一，蒲團一，深邃幽闕，真仙境也。尋少憩石，一名梨花座，對楊梅嶺，梨花盛時，一望如雪，故名。稍轉，卽煙霞洞。前有煙霞亭，下有煙霞寺。又有象鼻峯，佛手岩，雖見一斑，終屬下乘。⑤過石屋洞，惜外無精舍，便覺孤寂。入高麗寺，登轉藏塔而歸。

①約，音酌，橫木渡水也。蘇軾詩：「略約橫秋水。」

②杜甫詩：「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

③米芾曾爲南宮學士，故稱米南宮。其人疏狂不羈，又稱米顛。④天籟，自然之音也。莊子：「女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矣。」⑤跏趺，佛教之坐法，所謂結跏趺坐是也。

⑥沙彌，初出家者之稱。梵語息慈之義，得安息於慈悲之地。或云：初入佛法，多存俗情，故須息惡行慈也。見善覺要覽。⑦下乘，佛家語。上乘，下乘，以喻佛法之深淺者，猶言上駟下駟也。通謂上等下等之意。

十月初一日——再謁大士，復遊飛來峯，小酌於冷泉之密因閣。

初二日——風日和暖，蓋小春氣候也。賁茗脫山栗，看酒雜陳，將作望湖計；適吳二孃遣小鬟來言，女郎不日東歸，欲與諸郎君言別。二孃已冉冉至，乃命酒壯其行色。①略飲數杯，灑涕辭去，余亦爲之歛歔不已，蓋無情被有情惱也。

①行色，謂行役之景況也。莊子：「車馬有行色。」②蘇軾詞：「多情卻被無情惱，」反用其意。

初三日——自錢塘門外沿湖而行，由裏萬松詣至聖書院，并謁四賢祠，上鳳凰山。北有見湖亭，荒蕪已久，石刻數字，漫漶不可辨。穿小徑，攝衣緣厓而上，始達御教場。有將臺，臺前有排牙石。錢江帶其南，西湖繞其北，郡城環其東，富春峙其西，真天府之國也。○後有小庵，人跡罕至。觀八卦田，下坡有犀牛石，月牙洞，石上劖「無影相」三字。前有躍雲石，其狀如梯，級而上，至聖果寺，可望江，雅秀髣髴靈巖。○拂石而坐，清風落袖，嵐氣襲人。其左右上刻「忠實」二大字，宋思陵○筆也。忠實亭在通明洞之前，又有「鳳山」兩大字，宋人王大通書。過天門洞，近洞有聽講石，天梯石。再上有許僧泉，上有石窩。再上爲白玉宮。牆外列鼎獅香象二名，色瑩潤，望之如瓊樓玉宇。轉入歸雲洞，雲霧迷濛，幽寂過甚，不堪久留。以上皆幽深僻遠，遊人所不到，惟寒煙衰草，山禽亂鳴而已。然其境自佳，故歷覽殆遍，雖險極不顧也。後登醉臥石，至懶畊禪師塔院後，

進鳳山門，出錢塘門而歸。

○史記：「關中，天府之國。」肥沃險固物產饒多之域，謂之天府。

○靈巖，山名，在蘇州城西，又

名研石山。

○思陵，謂宋亡國之君。

初四日——吳二孃還毘陵。叔父曰：「吳姬今日東歸，可聯騎出郭相送。」及至郭外，而姬已在舟，顰蛾作惜別語，淚淫淫下，若梨花帶雨，能使人憐。因贈以詩云：「武林門外送行舟，萬種離情逐水流。今夜月明何處泊，天涯回首不勝愁。」姬謝曰：「旣蒙雅愛，更辱新詞，後會如期，方不負此日耳。」舟子催解維，送者登岸，風便帆輕，紅顏隨流水逝矣。

初五日——居停主人○曰：「山之北，曰古蕩，頗饒幽致，諸君搜奇選勝，寧獨遺此耶？」叔父曰：「噫，吾幾忘之。」命童子具早餐，乘肩輿過松木場，不十里而至其地。溪光蕩漾，沿溪皆葭菼，微風乍來，飛花若雪。秦望法華諸山，圍

若屏障，出入非小舟不可。捨輿鼓楫而前，約里許，抵岸。魚莊蟹舍，山市煙村，林在望。臨水一茅庵，登其樓，四面可遠眺。鷗眠沙渚，菱歌漁唱，若相和答。領此一段野趣，恍然如在元人漁樂圖中。庵僧供茗飲，蔬食精潔。余尙欲遍游墟落，見鴉翻夕照，溪界寒煙，山色迷離，冥冥欲暮，乃循舊路而歸。歸寓，漏下二聲矣。

○居停主人，卽所居房屋之主人。見宋史丁謂傳。

初六日——熟睡至午方起。濃雲密雨，山色空濛，湖波不定，歌舫寂然。余亦偃息終日。

初七日——午後，微有霽色，與二三兄弟步至昭慶寺臨湖酒樓，羣飲於上。巨觥滿酌，山色湖光，盡浮酒面，諦視良久，一吸而盡，鼓腹大笑曰：「全湖景色，在吾腹中，今而後安得謂之空洞無物哉！」兄弟爲之絕倒。○連吸數觥，扶醉還寓。

○絕倒，謂大笑也。歸田錄：「往往哄堂絕倒，自謂一時盛事。」

初八日——上蒼屏山。約行半日，抵江口。江上有開化寺。每歲八月十八日，士女雲集於此觀潮。潮之爲物也，上落有時，大小有候，其聲若雷奔，勢若電掣，高如雪山，湧如白馬，隄岸爲崩，陵谷爲振，陰風怒號，白日黯淡。枚乘所謂曲江廣陵之濤，天下壯觀也。○余以不得見爲恨。寺中有六和塔，經劫火，佛宇蕩然。循梯級升高望之，富春巖瀨據其上游，海門三山雄其東隅，近自天台，遠屆白嶽，巘接雲連，周遭千里，眼界寬大，於斯已極。下塔少坐，得一律云：「偶遊江上寺，門枕大江陰。一水浮天地，千山留古今。帆隨雲影遠，雁帶夕陽沈。何處疏鐘起，悠悠度碧岑。」至珍珠寺，寺有珍珠泉，再遊虎跑泉而回。

○枚乘，漢淮陰人，爲梁孝王上客。嘗作七發，述廣陵之濤，爲天下壯觀。

初九日——早過八盤嶺。其下卽水樂洞，高丈餘，水由洞底涓涓不絕而

來，鏗鏘有聲，如樂作焉。洞中門戶重重，徒跣可涉。數十武外，水忽深不可測，涉者乃止。去洞卽楊梅嶺，嶺接九溪十八澗。十里，至理安寺，寺爲日佛開士手創，在巖石之下。溪泉可汲，山果可餐。以朝雲暮靄，清風明月爲長物，真禪家淨修地也。禪堂後精舍，室中爐煙一縷，法華一卷，清致翛然。室後有樓，直踞危峯之巔，曰「來青」。四圍虬松古檜，與山翠相接。竹爐湯沸，茶香逆鼻，細啜一甌，兩腋間清風習習。○俄欲作別，日佛曰：「此山深僻，遊者絕少，居士惠然肯來，老僧當掃榻留居士一賞空山夜色，何如？」許之。夜半，與日佛談禪，機鋒正洽，忽大聲作，響振林木，如長風怒濤，窗戶爲之蕩搖，同人咸屏息。日佛云：「虎嘯山中常有之，不足驚也。」

○盧仝謝孟諫議寄新茶詩：一椀喉吻潤；二椀破孤悶；三椀搜枯腸，惟有文字五千卷；四椀發輕汗，平生不平事，盡向毛孔散；五椀肌骨清；六椀通仙靈；七椀吃不得也，唯覺兩腋習習清風生。

初十日——日佛設伊蒲饌，○既飽，日佛指示西去有飛泉可觀，命侍者相導，緩步穿林，歷磴二、三里方至其處。近視如珠明皎室，雪舞長空；遠望如白虹飲澗，匹練垂雲。坐石靜對，寒氣逼人毛髮，塵煩熱惱，渙然冰釋，安得長留此清涼世界也！歸至庵，日佛迎謂曰：「今日之遊樂乎？」叔父曰：「領師惠多矣。」相送過橋而別。得詩一首：「十里潺湲接小橋，峯迴巖轉白雲遙。禪關深鎖香塵繞，梵宇幽棲法雨飄。絕壑猿啼驚客夢，長林鳥語伴山樵。年年花落無人到，惟有疏鐘帶月敲。」

○伊蒲饌，佛寺素席也。名山記：謝東山遊雞足山記曰：山之絕頂一僧，洛陽人，留供食，所具皆佳品。予謂野亭曰：此伊蒲饌也。

十一日——半陰半晴。信步上斷橋，霜林映水，雁字數點，山色蒼然，疏柳葉脫，吾秋思愈深矣。

十二日——訪青樓，無一可意，令人追念吳孃不置也。回寓，城內火大作，烈焰燭天，下映湖水盡赤。遠近犬吠如亂蛙，人喧若怒潮。驟雨摧顏之聲，似山崩川潰。噫！豈造化之不仁，抑理數之莫逃歟？

十三日——早入錢塘門，觀西教場演武廳。後有火神廟，往拜見，神貌凜然可畏，遂趨而出。過孩兒巷，卽被回祿處。⊖一門失謹，災及數百家，達旦火猶未滅。神祠僧舍，白屋朱門，同歸灰燼。焦頭爛額，呻吟於篋篷之下，耳不忍聞，目不忍見。杭城常罹此厄，莫可誰何，爲之長歎。

⊖回祿，火神。本作回陸，二人名。吳回及陸終也。見國語注。俗因謂火災曰回祿。

十四日——汎扁舟渡湖，換肩輿入清波門，遍遊吳山，先至三茅觀，有泉名天然泉。樓上有三仙人像：一坐、一立、一臥。旋至紫陽庵，有飛泉石，垂雲石，鰲峯，紫陽洞，瑞石，月波池，芙蓉石，瑪瑙石，空翠亭，白鹿泉諸勝。丁野鶴夫婦羽化

○於此。口占一絕：「城市來蓬島，煙霞此地多。紅塵飛不到，止許白雲過。」歷十廟，登鎮海樓，蓮漏○在焉。出湧金門，堤上有問水柳洲二亭，爲冠蓋○送迎之所。復登舟，暝煙生水，燈火逗牀，船亦就岸矣。

○張岱西湖夢尋：「紫陽庵在端石山，宋嘉定間，邑人胡傑居此。元至元間，道士徐洞陽得之，改爲紫陽庵，其徒丁野鶴，修煉於此。一日，召其妻王守素入山，付偈云……遂抱膝而逝。守素乃奉屍而漆之，端坐如生。妻亦束髮爲女冠，不下山者二十年。羽化，成仙曰羽化，謂其飛昇變化，若生羽翼也。晉書：「好道者，皆謂之羽化矣。」○蓮漏，卽蓮花漏，翻譯名義：「廬山遠公門有僧慧要者，患山中無刻漏，乃於水上立十二葉芙蕖，因波輪以定十二時，晷景無差，今日遠公蓮花漏是也。」按李肇國史補載此事，云卽惠遠所作。○冠蓋，仕宦之服乘也。班固賦：「冠蓋如雲，七相五公。」

十五日——長空一色，隨叔父至斷橋上，席地坐飲，以待月來。少焉東南諸山林杪，閃爍有光，知冰輪已離海嶠，俛酌仰望，團團玉盤，已照見杯勺矣。茂

之曰：「曹孟德對酒當歌，孰若吾曹之清雅乎？」叔曰：「庾亮南樓，老子興復不淺。」庶幾近之。」皆曰：「然。」互相問答，杯行無算。月近中天，或散步長隄，倚樹舒嘯，嬉笑自如，各得所適。及疏鐘遞響，棲鶻驚飛，不知漏下幾點。姮娥漸西，相與聯袂踏歌回寓舍，不解衣而臥。

○曹操短歌行：「對酒當歌，人生幾何！」有「月明星稀，烏鵲南飛」之語，故以相比。○庾亮，原作庾信，誤，特改。世說：「庾太尉（亮）在武昌，秋夜，氣佳景清，使吏殷浩、王胡之之徒登南樓理詠，音調始適，聞函道中屐聲甚厲，定是庾公。俄而率左右十許人步來，諸賢欲起避之，公徐云：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

十六日——月色如昨，仍至斷橋徘徊，不忍去，蓋言歸有日矣。

十七日——嚴束歸裝，明日與湖山相別。攜酒上石嶺山暢飲，凭高縱目，不覺竟日。

十八日——舉酒酌湖山而行。從北郭登舟，出北新關，過謝邨，心神懶散，略飲數杯，卽掩篷窗而睡，夢魂猶在兩峯三竺間也。

十九日——宿石門。

二十日——抵嘉興。遊三塔寺，過岳園，登煙雨樓，境地與湖心亭相似，而風景不如。然四時遊人，殆無虛日。壁上題詠甚夥，有蔣如奇一詩最佳：「樓閣起湖中，蓬瀛四望通。席分孤浦月，林響隔溪風。話久歌方歇，談高酒不空。歸來遲蕩槳，漁火數星紅。」是夜泊北門。

二十一日——重遊東塔寺，訪朱買臣墓。余數載前曾客嘉禾，見甲第之盛，人物之殷，六里街爲最。而東塔居其中，金碧煥然，士女春遊，月夕花朝，鈿釵相競。今則佛像塵封，紫苔白草，徧生庭砌。嗟乎！不十年而盛衰之異有如此者！遊項家園，園爲墨林。先生小築，奇峯曲逕，引水爲溪，穿林繞砌，中瀦爲池。其

一亭，一榭，一花，一竹，位置不俗。此老胸中，本有丘壑。○橋李名園，此其甲也。夜宿橫江涇。

○項元汴，字子京，自號墨林居士，明嘉興人。工繪事，精鑒賞，所藏法書名畫，極一時之盛。○丘壑，黃庭堅詩：「胸中原自有丘壑，故作老木蟠風霜。」謂畫家也。凡人之意致深遠者，亦曰有丘壑。

二十二日——石尤○大作，舟不能前，泊吳江三里橋下。

○石尤，謂逆風也。相傳石氏女嫁尤郎，尤遠商不歸，妻憶之病。臨亡，歎曰：吾恨不能阻其行，以至於此。今凡有商旅遠行，吾當起大風爲天下婦人阻之。自後船值打頭逆風，則曰此石尤風也，止不行。見江湖紀聞。

二十三日——渡胥江，抵家，計四十有三日。歷記所遊，止遺西溪、雲棲、夙願、旣償、歡暢已極，然但賞其刻露清秀一時耳。若夫「蘇堤春曉」、「柳浪聞

鶯，「曲院風荷，」斷橋殘雪，此中樂事，胡可勝言！異日當構別業。○於湖山幽絕處，供我清遊，山靈有知，余終不寒白水之盟也。○

○別業，園亭遊息之所，曰別墅，亦稱別業。○白水之盟，左傳：「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白水！」乃指白水爲誓也。

甲行日注節鈔

華桐流衲木拂

甲行日注二冊八卷，明遺民某所著也。各卷有題「華桐流衲木拂纂」者，亦有題「茗香客衲木拂纂」者，署名凡八易。據記，在閉亡之後，作者認「受國家恩當死，讀聖賢書又當死，雖然，死亦難言，姑從其易者。」於是「決計游方外以遯時。」此注卽述其藏三幼孫以存一脈，偕三子「游方外以遯時」之經過。全書悲憤異常，令人興感，日記中之佳製也。

（錄日記文學叢選）

乙酉

八月二十五日甲辰——微雨。四更起，櫛沐告家廟，辭之，同子世佺、世侗、開期、世信、星期、世倬、弓期往圓通庵。三幼孫藏之他所，冀存一線。長名舒崇，六歲；次舒徽，四歲；又次舒疑，二歲。庵主達元留余，且再觀去就。

○乙酉，爲清世祖順治二年。

○書名「甲行」，或因作者辭家之日爲「甲辰」之故。

二十六日乙巳——大雨。以兩先人及亡婦子女遺像七軸，家譜一帙，誥敕六軸，余詩文雜著八本，午夢堂集六本，授達元，爲護藏之。他日天心厭亂，返我故服，彭咸舊都之居。○孫綽遂初之賦。○亦未可知。至晚，巖甥仲日（名祇敬，文靖公曾孫）來云：「我亦拜辭老母偕往矣。」母卽余姊，賢智識大體，謂甥曰：「爾非名宰輔子孫乎？若去一絲髮爲虜，卽日在我前，我死目亦不瞑。汝若全去髮爲僧，天涯海角，我心亦安。」遂同宿庵中。有浪船人張安，曾貸

余十金，以備檣帆，五六年矣；頃六月，亦棄舟去，不知何往。是日，忽冒雨來見，泣涕悉其苦狀，袖出十金償焉，藉之爲萍蹤之助。小人好義如此，故識之。

①彭咸，殷賢臣，諫其君不聽，投水死。離騷：「返彭咸之故都。」②孫綽，字興公，晉太原人。少與

高陽許詢，俱有高尙之志，居於會稽，遊放山水十餘年，作遂初賦以致其意。遂初，言去官隱居，得遂其初心也。③文靖公，謂嚴訥，訥字敏卿，常熟人，歷官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卒諡文靖。

二十七日丙午——雨。曉起，理裝。家人輩至庵中拜別。余曰：「此行也，若幸中興有期，則歸來相見亦有日；不然，從此永訣矣。兩幼主室家之好未完，（倅未婚）豈不痛心！然留之事虜必不可，我亦無可奈何耳！三孫不及見其長大，幸爲我善視之。踞湖山先隴松楸，幸念之母忘。聞虜令，遯不降者，籍入。④不腆數畝，⑤與璋堵之室，不暇計矣。顧夫人公子，向受錢唐公之託，今亦有愧九原，當令善返崑山⑥耳。諸婦女可寄西方尼庵。汝輩但爲謀其餬口者，

⑤俾無凍餒以死，感且不朽。」家人皆伏地哭，余亦泣。登舟，二兄幼輿，叔秀姪來送。姪孫舒胤亦來，時年十五，淚潸潸不止矣。既發，冒雨至棲真寺，卽香上人簡庵夜，可生上人爲祝髮焉。卽此後或有黃冠故鄉之思，但恐彭澤田園門非五柳，遼東歸鶴，華表無依耳！

①先隴松楸，指先人墳墓。

②籍入，籍錄其所有而沒收入官也。

③腆，厚也。不腆數畝，猶言薄

田數畝。

④崑山，今江蘇縣名。

⑤餬口，寄食也。

左傳：「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於四

方。」疏：「餬是餽鬻別名……則餬者以粥食口之名，故云餬其口也。」

⑥祝髮，斷髮也。穀梁

傳：「祝髮文身。」

⑦黃冠故鄉，猶言道服還鄉。

⑧晉陶淵明嘗爲彭澤令，八十餘日卽棄官

歸。其宅邊有五柳樹，自號五柳先生。

⑨搜神記：遼東城門有華柱表，忽白鶴集其上，作人言云：

「有烏有烏丁令威，去家千歲今來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家壘壘！」

二十八日丁未——雨。

二十九日戊申——雨。俱在簡庵。余患河魚之疾。二十日矣。日間胸懷作惡，困悴尤劇。家自七月中澣，^①廩人告匱，^②借一從昆^④米十石，食指^⑤率然又復告罄。茲行攜圓通庵米一石，錢二千文。子路曰：「傷哉，貧也！」又當此亂世，彼華廩^③何人者歟！

① 河魚之疾，腹疾也。左傳：「河魚腹疾，奈何！」按魚爛先自腹內始，故云。
② 澣，同澣。一月三旬，有上澣、中澣、下澣之稱。古者十日一休沐，故謂十日曰澣，猶言上旬、中旬、下旬也。
③ 廩人，本周禮官名，掌出納米穀。此言掌米穀者匱乏也。
④ 從昆，謂堂兄弟也。
⑤ 食指，喻人口，意謂待食之人。
⑥ 華廩，華美也。豪富也。

九月初一日己酉——晴。恩恩戒行李矣，睡忽病瘧。

初二日庚戌——雨。早，別二上人行（卽香、可生）余曰：「行將焉往？」
有言雙徑，^①有言武林，^②有言鄧尉，^③余曰：「我，吳人也，不可更入吳；其湖與

「杭乎？」先是錢唐公二使，同法相寺聞修來，在余湖上。顧夫人商公櫬，計猶豫未決，故聞修因未即歸。而湖漕無多庵，甯初俗家武康二公可仗也，遂同行。出王涇塘，虜以空漕艘掛帆而南，纍纍不絕，舟人怵焉。風雨漉漉，^⑤煙波渺漠，遠樹低天，荒葭冷岸，滿野黃雲，偃蹇淺潦中，俛首如泣，正自使人斷魂！未至烏鎮^⑥十里，風狂雨橫，暝色愁人。道邊小橋之北，有經堂庵，聊爾借宿。

①雙徑，湖州別名。

②武林，杭州別名。

③鄧尉，山名，在蘇州西南七十里。

④漉漉，漉，濡潤也。

漉，淋漓也。

⑤烏鎮，屬浙江桐鄉縣境。

初三日辛亥——霜降，微晴。早，至瀘頭鎮，雙徑道弗可行也。○夜至衛村，無僧舍可借。舴艋^⑦隘甚，不能展衾，僅利衣一倚枕耳。

⑥莼，草穢塞途曰莼。國語：「道莼不可行也。」

⑦舴艋，小舟也。

初四日壬子——曛曛^⑧日出矣，方鼓柁，又雨。過石門，^⑨頽牆廢垣，殘毀

駭裂野店無煙，晨星數人。③兵火後光景，真可歎息！次塘西，又值虜舟，幸疾雨飛注，虜遙不見。津梁疲矣。④迷途生悵，昏霧歸鴉，荻花無語。又如樊道漏天，⑤淋漓不止。正彷徨間，有漾水庵屹然水湄，繫纜而登。主僧嗣明，留宿水閣中。綠萍覆池，衰柳依依，隄上籠煙曳雨，滿目淒涼！

○曠曠，日初出，將明未明之貌。

③石門，卽浙江崇德縣。

④晨星，謂寥若晨星也。

⑤津梁疲

矣，世說：庾公嘗入佛圖，見臥佛，曰：「此子疲於津梁。」於時以爲名言。

④樊道，縣名，漢置，宋改

爲宜賓，卽今四川宜賓縣。漏天，言多雨也。寰宇記：樊道有大漏天，小漏天。

初五日癸丑——大雨。早至一華庵，超寰（聞修之師）開門揖入。采園橘供茶，橘色正青，甘香獨異。錢唐公使者自香積兜夜歸，云：「虜聞江東兵至，日夕巡譙警堞。」斷橋秋色，半在羌笳胡柝中，未可問西子湖也！

初八日丙辰——陰。兒輩同曇津（治平寺僧）訪東山之勝，得華桐塢

○安廬將移笈就之。

○華桐塢，疑卽杭州留下桐塢。其地山迴路轉，境至幽邃。明亡，陸忠節公培於此殉焉。

初十日戊午——晴。乍寒，冷甚。兒輩再往安廬，定居停之約。余無聊獨步廡間，見殘帙一小詞，太平時序，兒女柔情，不覺銷凝。○久之，詞云：「韶光悄悄溶溶處，半是落花與飛絮。人靜晝長，重門深閉，芳簾疏簾無語。畫屏春夢正來時，上苑東風又歸去。燕子泥香，遊絲日暖，一霎薔薇紅雨。」

○銷凝，謂銷魂凝神也。

十二日庚申——晴，暖。午後，遷安廬。自劉家橋上岸。兒輩學行脚僧，○自擔榔栗。○余與曇津先行，可二三里，至華桐塢。鑿山爲陟，三面皆峯，箬籬菁徑，高下委折。主僧云：「此雲棲惠文師所創！安廬勝，李長衡書也。」屋西嚮供佛，北嚮爲香積。○南嚮聽竹軒二間居焉。修篁千榦，錯以松檜楓梓諸木，夾蔭四

圍碧岫如蛾眉臨鏡，浮出黛痕半抹，在千重綠步障間。④黃花四五枝，婀娜依人。佛前供香圓一盆，杳非日來想際。屋後流泉淙淙，如美人銀甲挑箏絃，柔緩中作磬栗⑤響。擘竹爲筏，由山坳屈曲引下，滴之池盎。夜來天高月迥，空山無聲，摩挲⑥林影下，如在洞天，非人世矣。

①行脚僧，僧人遊行十方，謂之行脚僧。

②榔栗，柳，桃榔也，可作餅餌。榔栗，疑指糧食。又，或係柳

栗，杖也，於義似不可通。

③香積，僧廚曰香積廚。

④步障，立竹張幕爲屏障，以障蔽塵土者也。

晉書石崇傳：「崇作錦步障五十里。」

⑤磬栗，樂器，本出龜茲，後傳入中國。

⑥摩挲，撫摩也。

疑婆婆之誤。婆婆往來蹠躩貌，又安坐也，俱通。

十三日辛酉——五更時，松濤竹韻，會心不遠。①曉起，卽濛濛如霧，尋大風，溼雲繚繞天際矣。午，大雨，甚冷。

①會心不遠，世說：「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木，便自有濛濛間想。」

也。」

十六日甲子——晴。風日霽潔，纖雲不飛，花影移紙窗上，蕭疏如畫，能無「思發花前」①之歎！初食苦珠，似榛栗而小，同豆羹之，則苦味出矣。山中最

多。
①隋薛道衡詩：「入春才七日，離家已二年。人歸落雁後，思發在花前。」

十七日乙丑——晴。甯初又來，（甯初於初七日辭歸）云：「田園尙猶如故，室廬亦幸偷存。故鄉風景，則半似遼陽以東矣，但村人未會吹蘆管耳！①」

①唐李益受降城詩：「回樂峯前花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處吹蘆管，一夜征人盡望鄉。」

十八日丙寅——立冬。晴暖。午後陰晦。有餽鯽魚四頭，余戒殺久矣。又僧舍中，余屋後有小池，放之。屋背枕圓峯，端如覆釜，池在釜之下，上承流泉，琤琮作響。池底蒼苔綴密，蔭以高松，臨池俯挹，衣袂亦綠矣。魚如游碧玻璃鏡中，寒

光皎映。夜聞山中如人大呼者，甯初曰：「此麋聲也。」

十九日丁卯——晴。暖。甯初往臨平訪朱子夏，夜至，亦已爲頭陀。○

○頭陀，梵語稱僧曰頭陀，其義爲抖擻煩惱。

二十日戊辰——晴。與子夏坐石上看紅葉，頽霞千片，錯繞青翠間。斜陽半掛，四無人聲。涼風微動，葉葉如欲吐語。

二十二日庚午——晴。住十日矣。初聞山鳥啼風，恨無子規聲；春來滿山亂啼，入秋卽止。

二十四日壬申——晴。時去家莢落○矣。仲日旣感白雲親舍○之思，又念征途爰止，倚閭○未知也，故與甯初同歸。但病者在牀，（僮）行者在道，秋氣生悲，忽當言別，分袂增愴，更傷羈旅。秋興賦○云：「彼四感之疫心，遭一途而難忍。嗟秋日之可哀，諒無愁而不盡。」然總不如江文通「黯然銷魂」○

一語也。

① 莢落，帝王世紀：「堯時有草夾階而生，每月朔生一莢，月半則生十五莢，自十六日一莢落，至月晦而盡，月小則餘一莢，厭而不落，名爲寔莢。」按作者於八月二十五日去家，至此日適爲一月，故云「莢落。」

② 白雲親舍，唐書狄仁傑傳：荐授并州法曹參軍，親在河陽，仁傑登太行山，反顧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其下。」瞻悵久之，雲移乃得去。

③ 倚閭，謂母也。國策：「王孫賈母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

④ 秋興賦，晉潘岳作。

⑤ 江文通，名淹，南朝梁考城人。別賦：「黯然而銷魂者，唯別而已矣。」

二十五日癸酉——陰雲繁黶，細雨微零，北風振條，颼颼送冷，四山木葉，十有五六紅矣。前與子夏看者，又半已脫去，忽忽傷懷。

二十七日乙亥——晴冷，超聞二公來候，日落木靜，寂寂凝寒。父子五人，而二子臥牀，二子兼執僕役，一僮又病，悽慘之況，對景倍盈！

二十八日丙子——晴冷。詠少陵詩：「南菊再逢人臥病，北書不至雁無情。」淒然泣下。

十月初七日乙酉——晴冷。而風謾謾，在松梢竹杪之上，如覺陣疾飛，寒聲峭急。小童張辰病自初三日，沈困，有沈泰徵不以醫行，而善方脈，云：必牛黃可療；不，則以蘄艾灸其額。深山安得有此！往篔簹橋覓得麝香少許，同阜角刺末吹入鼻孔，僅僅一動，是夕竟死。死生固亦大數，然使安然在家，卽死我亦不恨。患難追隨，流離山谷，倘或故園可返，歸計有期，亦何以爲情乎！我悲與之同出，而不與之同入也！初來，十一歲，今年十八。孩時失父，母更嫁，叔撫之甚殷，每見未嘗不摩頂鳴泣，傷其父之早亡也。人皆義之。今生死不得相訣，我深媿彼叔矣。

初八日丙戌——繁雲迷天，細煙含雨，如相愁咽然。

初十日戊子——雨，午晴。寶壽石公來。石公，曹洞。巨宗先承枉駕，又婉諷主人不當輕避世客，臨行更勉余泉石自娛，毋久阻憂時之淚。邂逅高情若爾，能無結纒。佩之？

○曹洞宗，佛教禪宗之一派，源出六祖弟子行思。四傳至良價，住瑞州洞山；又傳本寂，住撫州曹山。故稱曹洞宗。○纒，佩帶也。佩，紀念之意。

十一日己丑——陰冷晦景，近寒，午窗疑暝。

十二日庚寅——晴。薄暮登廬後山岡，一望廖廓。王敬伯云：「人言愁，我亦欲愁。」○門前紅黃滿地，覩之愴然！

○王敬伯，名安期。晉書王湛傳：「湛子安期至下邳，登山北望，歎曰：人言愁，我始欲愁矣！」

二十日戊戌——晴。門外木葉盡脫，岡巒曠然。

二十八日乙巳——陰晦，小雨。夜與兒輩談長至。伊邇，家中無拜祭兩先人者，爲泣下霑衣。詠顧著作詩：「此夜斷腸人不見，起行殘月影徘徊。」悲惋久之。

○長至，冬至也。御覽：「冬至，日極南，影極長。」○顧著作，名況，唐詩人，曾官著作郎。

三十日戊申——晴。迴景激霄，爽如秋籟。○

○秋籟，意謂秋空。

十一月初六日甲寅——晴，冷甚。倅又病，黃昏，斜月半鉤，掛寒林之末，幽涼黯淡，迴非人境。

十五日癸亥——晴，暖。夜月空巖，千林縞色。

十六日甲子——晴，冷。張慶常來，方弱冠，亦僧服。自楚中歸，云：「長江數

千里蒼茫無一廬舍。焚僂之慘，不忍舉目！

二十日戊辰——晴。家中音問杳絕，欲寄歸郵，而道途多梗，德謙慨許與行，遂於午後發足。方去，卽風作，松泉萬斛，颼颼。巖谷矣。

○颼颼，風聲也。

二十二日庚午——積雪彌山，如泛銀海中，光搖耳目。枯藤亂石，皆瓊柯玉螯也。

二十三日辛未——陰冷。午微晴，寒暉薄影，與兒輩暫向前溪，一覽殘雪。二十四日壬申——余初度。日也。雪更大，更奇。世外異觀，真在海中三神山。上耳。

○初度，始生時也。又俗稱生日曰初度。楚辭：「皇覽揆余初度兮。」○海中三神山，史記：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在渤海中，諸仙人及不死藥在焉。

二十七日乙亥——陰冷，雪消下澗，如胡塞琵琶聲，悲涼悽咽，盡是明妃別漢之恨。○兒輩沿石磴探尋瀑窟，登翠微○而上。余不能耐寒耳。

○王昭君，漢元帝宮女，名嬀。後以賜呼韓邪單于，入胡爲關氏。晉時避司馬昭諱，稱爲明妃。俗傳其臨去時，彈琵琶一曲而別。杜甫詩云：「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是也。○翠微，

爾雅：「未及上翠微。」謂山未及頂上，近旁陉陀之處，名翠微。

二十九日丁丑——愁雲濃疊，引領家信。

三十日戊寅——晴冷……抵暮，德謙與蒼頭○至。家鄉虜盜交訐，人無生意。途中胡虜絡繹，舟楫難前。嗣後音信終付之滇雲隴月矣。故德謙南返，途次許村，偶值一南潯船，卽爲吾輩定之，而拉其篙師亦同入山。蓋德謙逐客意已甚久也。余自至安廬，兩兒病皆幾死，又死一僮，無多囊橐，盡耗醫藥間。倏忽此行，又無半錢粒米寄至，毋論久留取主人厭，實亦不能枵腹存也。次日，卽爲

整裝計矣。

○蒼頭，禮記疏：漢家僕隸謂蒼頭，以蒼巾爲飾，異於民也，後世亦沿稱之。

丙戌

正月初七日乙卯——晴。白霧瀰漫，如入大海。四望水天相接，耳時聞雞犬聲，恍在雲中天際。午後，春色開明，動郊坰矣。步阡陌間，茫茫交集。○

○茫茫交集，世說：「衛洗馬（玠）初欲渡江，形神慘頓，語左右云：見此茫茫，不覺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復誰能遣此！」

三月初十日丁巳——晴。初聞黃鸝聲，猶憶離家日聽雁聲也。物換星移，動人感深矣！

十四日辛酉——晴。訪匪石，初旭，吳若英。見三四女子，少艾。○鮮衣采桑陌上。忽覩太平景色，倍生感歎！

○少艾，少年少也；艾，美好也。孟子：「知好色，則慕少艾。」

十六日癸亥——晴。夜月照菜黃麥綠上，煙光無際。

四月初六日壬午——暗雨縈天，迷煙鎖樹，茫茫極目，盡爲愁人泣寫。惟黃鶯甚多，無處不睨睨。○百轉也。

○睨睨，好貌。詩凱風：「睨睨黃鳥。」

五月初八日癸丑——晴。陳孝將來，患難相別，見如再世。云：「金閨有商航載大松木，皆是孝陵。○園中物也。」誰無心胸，其能忍此！

○孝陵，明太祖之陵也。在南京朝陽門外，當鍾山之陽。

六月初八日癸未——晴涼。文瑜姪來云：「二月間，義師起時，其卒在余門前伐一柳枝，衆共訶責之曰：『物以人重，豈有忠義遠遜之家，損其手植乎！』」余何人焉，敢比「甘棠蔽芾」哉，而「勿剪」之也！○

○詩甘棠：「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召伯循行南國，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後人思其德，故愛其樹，因賦此詩。

七月二十日甲子——晴。夜熱，篷簾不下，明月窺牀。臥想去秋以迄今夕，雁風鷓雨，忽忽如夢，真可傷懷！

八月十六日己丑——陰。天色蕭疏催冷，淒況鬱人。吳山多生靈芝，王荆公云：「神奇之產，鎖藏委翳於蒿藜榛莽之間，而山農野老不復知爲瑞也。」豈不然哉！因思風廬旁，得更結一茅。①名百芝草堂，佛書椽具。②足了暮年。而亂離之世，力艱衣食，亡婦兒女，亦未有蓬顆之蔽。③焉，安從餘力及此書之，以識我之意也。

①王荆公，宋王安石，神宗時爲相，封荆國公。

②結茅，建屋也。宋史李衡傳：「衡定居崑山，結茅

別墅。」③椽具，椽，說文「椽，椽也，可作草。」草，玉篇「雨衣也。」椽具，蓋古人以椽作禦雨之

具，故云椽具卽雨具。④蓬顆，顆與棵同，土塊也。漢書：「曾不得蓬顆蔽冢而託葬也。」

九月初二日乙巳——晴。風啓櫺卽與湖山相接，輕煙澹蕩，翠嵐欲滴。晚則反照波中，落霞天外。鮑明遠云：「寒蓬夕卷，古樹雲平，孤鶴野嘯，游鴻遠

吟，「光景可想也。」

○鮑明遠，名暉，南朝東海人，仕宋爲臨海王參軍。

初五日戊申——陰。濃陰罨蒼，西風敲竹木間，又作重陽意矣。去秋今日，正冒雨至一華庵，流光忽忽，何以爲懷！

初七日庚戌——晴。流雲時飛，秋容鬱白。

初九日壬子——大風雨，冷。去秋在一華庵，如晦不已。○今昔似之。然昔坐雨窗下，探新橘供酒，看遠山雲霧；今漂搖子處，西風片片，吹雨敲紙窗，但聽松濤聲在屋頂上，如千斛蟹湯湍沸，羈懷旅況，一往而深！

○如晦不已，謂風雨也。詩：「風雨如晦，雞鳴不已。」

十一日甲寅——陰。晦。湖煙與霧共銷，山雨如沙欲碎。

十月十五日丁亥——小雪。大西北風。天氣昏黃慘白，閉門冷室內。夜病
懶飲，亦苦無下酒物。酒已溫，復度置之。眠枕上，無由得睡，輾轉永夜，待旦正遠，
念非所以安神攝疾也。揭帳窺紙櫺，光影如晝。卽披衣起，啓窗，月射屋中，甌研
灼然。望之，冰輪在西磧山椒[⊖]矣。撥土鑪，猶有星星餘火，吹點瓦鐙，鐙上猶存
殘草二穗。焚松烘酒，復溫一菜侑之，傾壺乃寢。

[⊖]椒，山頂曰椒。謝莊賦：「菊散芳於山椒。」

丁亥

正月十五日丁巳——晴，暖。往舊館折梅花一大枝，奇峭古拙。崇孫又覓
得紅梅花，水仙花，同插瓶中。空山蕭寂，晚步庭階，深負明月。

十九日庚寅——晴。顧端木拉往二窰看杏花，稍爲風雨殘矣。有數百樹，

茅檐村舍，雞鳴犬吠，俱在杏花內。畫景天成，相對思酒甚。村無帘市，土人引至一庵中，飲茶數甌，返從銅井嶺上遊，共九人。

二十五日丙申——晴風。思米道人久不晤矣，牽倌偃訪之。道經真如小築——有桃花二三十株，本小而色豔，如亭亭嫋嫋，十三初餘，○卽妖顏冶笑，婀娜帶人。又道上二山茶花樹，如蒼虬，花繁朵小。——宋天壽寺故址。花故禪院中物。寺已毀盡，花猶歸然。紺容寶刹，不如一無情之植耶？造薛廬，則茂申仲日先在，公巖亦昨日自梁谿○來矣。談一晌，各別。

○唐杜牧詩：「亭亭嫋嫋十三餘，豆蔻梢頭二月初。春風十里揚州路，卷上珠簾總不如。」○
梁谿，今江蘇無錫縣。

三月初十日辛亥——雨。閱東坡集，公貽黃魯直牘云：「聞行囊中無一。」

錢途，中頗有好事者，能相濟急否？不覺一歎！山谷盛名之下，固自不同；宋世亦或有此風俗，求之今天下，難乎其入矣！

十二日癸丑——晴。往吳山，出光福，始見楊柳菜花，春光生意，兼相暢美。度石湖，至越來溪，南橫山，蕩外二三十里，黃香互野，別一世界。

四月初四日乙亥——小雨，多風。往和豐庵，綠穠繞徑，紅薔薇花嬌映澗邊，籬上澗下，一石缸①已掩翠叢中矣。庭中梅杏，淺陰青嫩。蜀葵娟娟砌間。蘭花在缸，零澌小沐，飲新茶，食筍豆，聽黃鸝聲，悠然塵壒之外。而慈覆以寇盜縱橫爲歎。真滄海橫流②，處處不安也！歸，卽雨濛濛沾衣矣。

①缸，石橋也。

②滄海橫流，喻世變也。穀梁傳序：

「孔子視滄海之橫流，乃喟然而歎。」

六月十七日丙戌——晴，熱。三日可稱酷暑。半夜，白月映牀，竹影映檯外，拂拂有聲，始得涼趣。

七月十二日丙辰——晴，風。夜中偶起，似可三更時分也。復流①薄岸，顏蘿壓波，白月挂天，蘋風②隱樹，四顧無聲，遙村吠犬，魚棹潑刺③，螢火亂飛，極夜景之幽趣矣。

①復流，水迴流也。又，伏流也。

②蘋風，宋玉賦：「夫風生於地，起於青蘋之末。」陸贄賦：「桂華

不定，多因蘋末之風。」③潑刺，水聲。

十二月初九日乙亥——晴。僮就醫鄧尉二十餘日矣，杳無消息來，故僮偃往視之。先至谿拉侗偕去。晚間枯林戛響，④斜月皎幽，東窗對影，一尊黯絕！

顏子之樂，自在簞瓢。予不堪憂者，家國殄瘁，豈能忘心！李陵所云：「胡笳互動，邊聲四起，獨坐聽之，不覺淚下。」

○戢，斂也。戢響，斂聲也。

○論語：「顏回居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

○李陵，漢成紀人，廣之孫。武帝時，拜騎都尉，與匈奴戰，力竭而降。「胡笳」云云，見答蘇武書。

十六日壬午——晴，大風，冷夜，風浪恬靜，明月東升，照薄紙窗上，如輕綃可鑑。遠遠聞吹笛聲，雖地非山陽，而感同向秀，舊遊之思，亦不止中散一人矣！

○

○晉向秀思舊賦序云：「余與嵇康（中散）呂安，居止接近，其人並有不羈之才……其後各

以事見法……余逝將西邁，經其舊廬。於時日薄虞淵，寒冰淒然，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思

曩昔遊宴之好，感音而歎，故作賦云。」賦曰：「濟黃河以汎舟兮，經山陽之舊居。」山陽，漢屬河

內郡，在今河南省修武縣。向秀，字子期，河內人。嵇康，魏譙郡人。拜中散大夫，不就。後爲司馬昭所

害。

戊子

二月十一日丙子——晴，暖甚。與倌偕往耘廬，茂遠招也。梅花三千本，一望如雪，何減聚塢山中園亭晝飲。至暮，子近同在。平湖郊外盛作神戲，戲錢十二兩一本。國難未舒，居然忘用夷之變。⊖人心亡盡，豈止賈太傅之哭哉！⊖

⊖用夷之變，謂用夷狄之法，變中夏之道，指明之亡於清也。⊖賈太傅，漢賈誼，曾爲長沙王太傅，故名。其治安策有「可爲痛哭流涕長歎息」之語。

二十四日己丑——雨，冷。黯索之況，悽然莫寫！

八月二十日壬子——寒露。雨，午晴，夜甚寒。枕衾蕭索，覺來，破紙窗上，明

月穿櫺如日，不無「杜鵑枝上月三更」^①之歎！旋又睡去。

①唐崔塗詩：「胡蝶夢中家萬里，杜鵑枝上月三更。」

卷十 附錄

作家傳略

徐渭

字文長，一字天池，浙江山陰人。諸生。曾客總督胡宗憲幕，知兵，好奇計。及宗憲下獄，渭懼禍，遂發狂。擊殺繼妻，論死繫獄。里人張元忭力救得免。渭天才超軼，詩文絕出倫輩，善草書，工寫花草竹石。著有徐文長集、徐文長佚稿等書。

屠隆

字緯真，一字長卿，又號赤水，鄞人。萬曆進士。除潁上知縣，調青浦。時招名士飲酒賦詩，遊九峯三泖而不廢吏事。遷禮部主事。罷歸，家貧，賣文爲活以終。著有由拳集、棲真館集、白榆集、鴻苞集。

湯顯祖

字義仍，號若士，臨川人。萬曆進士。官禮部主事。抗疏劾政府信小人，塞言路，謫廣東。徐聞典史後遷遂昌知縣，投劾歸。家居二十年卒。所著有臨川四夢、紫釵記、還魂記、南柯記、邯鄲記。

袁宗道

鄂記及玉茗堂集。

字伯修，號石浦，公安人。萬曆進士。工文章，弱冠卽有集。初學養生之術，繼乃研精性命，深惡圓頓之學，以爲無忌憚之所託。居官十五年，卒時，檢囊中僅得數金，其清如此。慕白樂天蘇子瞻爲人，所以白蘇名齋。著有白蘇齋集。

袁宏道

字中郎，號石公，宗道弟。萬曆進士。知吳縣，聽斷敏決。詩文別開手眼，一掃王李雲霧。天下才人文士始知疏淪心靈，搜剔慧性，以蕩滌摹擬塗飾之病。所著有敝篋集、錦帆集、解脫集、廣陵集、瓶花齋集、瀟碧堂集、破硯齋集、華嵩遊草等。

袁中道

字小修，宏道弟，與兩兄號稱公安三袁。萬曆進士。累官南京吏部文選司郎中。少年任俠，以豪傑自命。學於李龍湖，慨然有出世之志。其文自謂發揮有餘，淘鍊無功。姑存其緒言，以當過雁之一唳耳。著有珂雪齋集二十卷，遊居柿錄二十卷。

鍾惺

字伯敬，號退谷，竟陵人。萬曆進士。累官福建提學僉事。爲人嚴冷，不喜接俗客。愛名山水，所至必遊，不及幽邃不止。晚逃於禪。說詩以幽深孤峭爲鵠。與同里譚元春選詩歸一書。

名滿天下，號竟陵體。著有隱秀軒集四十九卷。

譚元春

字友夏，竟陵人。著有譚友夏合集二十三卷，遺稿詩文一卷。

丘兆麟

字毛伯，臨川人。萬曆進士。著有樂餘園集，水暄亭集，玉書亭集。

陳繼儒

字仲醇，號眉公，松江華亭人。諸生。隱居崑山之陽。親亡，築室東余山，杜門著述。工詩善文，短翰小詞，皆極風致，兼能繪事。又博文強識，經史諸子術伎稗官與二氏家言，靡不較覈。年八十二卒。有眉公全集六十卷。

曹學佺

字能始，號石倉，侯官人。萬曆進士。累遷南京戶部郎中。天啓間，官廣西參議。初，挺擊獄興，學佺著野史紀略，直書其事，爲劉廷元所劾，遂削籍。崇禎初，起廣西副使，不就。明亡，入山投繯死，年七十有四。詩文甚富，總名石倉集。又有蜀中名勝記。

王思任

字季重，號遂東。浙江山陰人。萬曆進士，累遷袁州推官，有能聲。魯王監國時，歷禮部右侍郎。郡城失守，遂隱居不仕。工畫，仿米家數點，雲林一抹，饒有雅趣。著有王季重全集，遊喚等。

黃汝亨

字貞父，仁和人。萬曆進士。知進賢縣。歷官江西提學僉事。踰年還浙，遂謝病不復出。結廬南屏小蓬萊，以著作自娛。有天目紀遊等書。

張鼎

字世調，號侗初，雲間人。萬曆進士。天啓時，屢遷少詹事，陳言十事，語斥近習，魏忠賢惡之，擢南京禮部右侍郎，上疏引疾，忠賢責以詐疾，要名，削其籍。崇禎初，起故官，未上，卒，諡文節。

高攀龍

字存之，無錫人。萬曆進士。熹宗立，官左都御史。爲魏忠賢所惡，削籍歸，投水而死。攀龍學問文章，爲當代名宿，與顧憲成講學東林書院，世稱高顧，有高子遺書。

李流芳

字長蘅，嘉定人。萬曆舉人。性好山水，工畫善書，詩文雍容典雅，至性溢楮墨間。著有檀園集十二卷。

文震孟

字文起，天啓殿試第一，授修撰。忤魏忠賢，外調，遂歸。崇禎初，擢禮部侍郎，有姑蘇名賢小記。

蕭士瑋

字伯玉，泰和人。萬曆進士。著有春浮園集。

沈承 字君烈，號卽山，太倉人。萬曆之季，古學衰替，獨治經傳古文詞。著有卽山集。

沈守正 字無回，武林人。萬曆舉人，官至巡撫。工畫，長詩文。著有雪堂文集。

傅宗龍 字仲綸，昆明人。萬曆進士。爲明末忠勇戰將之一。文學事業不詳。

王士性 字返叔。萬曆進士。著有五嶽遊草等。

周宗建 字季侯，吳江人。萬曆進士。因忤魏忠賢，下獄死。

魏大中 字孔時，嘉善人。萬曆進士。因忤魏忠賢，下獄死。

李應昇 字仲達，江陰人。萬曆進士。授南康推官，士民服其公廉。天啓間徵御史，屢上疏譏切近習，

後爲魏忠賢所害。

周順昌 字景文，號蓼洲，吳縣人。萬曆進士。天啓中歷文選員外郎。後乞假歸，以忤魏忠賢，爲其黨

所誣陷，斃於獄中。有虛餘集。

王心一 字純甫，號元渚，吳縣人。萬曆進士。天啓間，官御史。工畫，做黃公望，得其神似。

朱國禎 字文寧，烏程人。萬曆進士。天啓初，拜禮部尙書兼文華閣大學士。有大政記、湧幢小品。

陳仁錫

字明卿，長洲人。天啓進士。授編修，典誥勅，以不肯撰魏忠賢鐵券文落職。崇禎初，復故官。福王時，贈詹事，諡文莊。性好學，喜著書。有陳明卿集。所選有古文奇賞，凡四續。又有明文奇賞一種。

郝彪佳

字弘吉，號世培，山陰人。天啓進士。官右簽都御史，巡撫江南。時高傑駐瓜州，跋扈甚。彪佳尅期往會，是日大風，攜數卒衝風渡。傑大駭異，盡撤兵衛，會於大觀樓。彪佳勉以忠義，共獎王室。傑感歎曰：「公一日在吳，傑一日遵此約矣。」後南都失守，彪佳絕粒，端坐池中死。

張岱

字宗子，又字陶庵，山陰諸生。先世蜀人。長於史學，年七十餘卒。著書甚多，有琅嬛文集、陶菴夢憶、西湖夢尋等十餘種，詳自爲墓志銘。

黎遂球

字美周，番禺人。崇禎舉人。杜門著述，肆力詩古文辭。善畫山水。後與其弟死於軍中。有蓮鬚閣詩文集。

梁雲構

字眉居，蘭陽人。崇禎進士。後降清。

萬時華 字茂先，南昌人。以文名海內四十年，竟不獲一第。著有溉園集。

金俊明 蘇州人。初假姓朱氏，名濠；後復姓，更今名。字孝章，號耿庵，又號不寐道人。好錄異書，靡間

寒暑。工詩能書，長於畫梅。著有闌幽錄、康濟譜、春草閒房詩集。

衛泳 字永叔，又號懶仙，蘇州人。嘗傲馬總意林之體，探明人雜記多種，爲枕中祕一書。又選錄

明人小品數百篇，爲冰雪攜正續二編。

葉小鸞 字瓊章，一字瑤期。貌美工詩。字崑山張氏，將嫁而卒。六日乃就木，舉體輕盈，家人咸以爲

仙去。有返生香集。

採輯書目

明文奇艷

陸雲龍

徐文長全集

徐渭

媚幽閣文娛

鄭光勳

白蘇齋類集

袁宗道

冰雪攜

衛泳

袁中郎全集

袁宏道

寶顏堂祕笈

陳繼儒

袁小修文集

袁中道

近代散文鈔

沈啓无

隱秀軒集

鍾惺

日記文學叢選

阮无名

譚友夏合集

譚元春

明人小品集

劉大杰

陳眉公全集

陳繼儒

明人山水小品

劉大杰

瑯嬛文集

張岱

晚明小品文總集選

王英

西湖夢尋

張岱

晚明二十家小品

施蟄存

陶菴夢憶

張岱

